

舊唐書

二二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二

馬懷素

褚无量

劉子立

徐堅

元行沖

吳兢

韋述

劉

明

馬懷素潤州丹徒人也寓居江都少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探薪蘇夜燃讀書遂博覽經史善屬文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拜郿尉四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配徙嶺表太子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之餞于郊外易之怒使人誣告貞慎等與元忠同謀則天令懷素按鞫遣中使促迫諷令構成其事懷素執正不受命則天怒召懷素親加詰問懷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貞慎等以親故相送誠爲可責若以爲謀反臣豈誣罔神明昔彭越以反伏誅樂布奏事於其屍下漢朝不坐況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之罪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快聖衷可矣若付臣推鞫臣敢不守陛下之法則天

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時夏官侍郎李迥秀恃張易之之勢受納貨賄懷素奏劾之迥秀遂罷知政事懷素累轉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等充十道黜陟使懷素處事平恕當時稱之使還遷考功員外郎時貴戚縱恣請託公行懷素無所阿順典舉平允擢拜中書舍人開元初為戶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封常山縣公三遷秘書監兼昭文館學士懷素雖居吏職而篤學手不釋卷謙恭謹慎深為玄宗所禮今與左散騎常侍褚无量同為侍讀每次閣門則今乘肩輿以進上居別館以路遠則命宮中乘馬或親自送迎以申師資之禮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流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辯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續王儉七志藏之秘府上於是乃令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會懷素病卒年六十上特

爲之舉哀廢朝一日贈潤州刺史諡曰文

褚无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也幼孤貧勵志好學家近臨平湖時湖中有龍鬬傾里閉就觀之无量時年十二讀書晏然不動及長尤精三禮及史記舉明經累除國子博士景龍三年遷國子司業兼修文館學士是歲中宗將親祀南郊詔禮官學士修定儀注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皆希旨請以皇后爲亞獻无量獨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爲不可无量建議曰夫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國家之大禮行其禮者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稽古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禮文雖衆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圓丘祭中最大皇后內主禮位甚尊若合郊天助祭則當具著禮典今徧檢周官無此儀制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唯將始祖爲主不以祖妣

配天故唯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謹按大宗伯職云若王不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文即當云若不祭祀則攝而薦豆籩今於文上更起凡則是別生餘事夫事與上異則別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於本職周禮一部之內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錄又王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徹案九嬪職云凡祭贊后薦徹豆籩注云后進之而不徹則知中徹者爲宗伯生文若宗伯攝祭則宗伯親徹不別使人又案外宗掌宗廟之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此之一文與上相證何以明之案外宗唯掌宗廟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祭也案王后行事摠在內宰職中檢其職文唯云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裸獻祭天無裸以此得知又祭天之器則用陶匏亦無瑤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廟也又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

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叅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
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皇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臣
擅朝悖亂彝倫黷神誥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
殃及三代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承天之大理斯史
策之良誠豈可不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忝守經術不敢默然
請旁詢碩儒俯撫舊典採曲臺之故事行圓丘之正儀使聖朝叶
昭曠之塗天下知文物之盛豈不幸甚時左僕射韋巨源等阿旨
叶同欽明之議竟不從无量所奏尋以母老請停官歸侍景雲初
玄宗在春宮召拜國子司業兼皇太子侍讀嘗撰翼善記以進之
皇太子降書嘉勞勞資絹四十匹太極元年皇太子國學觀釋奠令
无量講孝經禮記各隨端立義博而且辯觀者歎服焉既畢進授
銀青光祿大夫兼賜以章服并綵絹百段玄宗即位遷郊王傳兼
國子祭酒尋以師傅恩遷左散騎常侍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
實封二百戶未幾丁憂解職廬於墓側其所植松栢時有鹿犯之

无量泣而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栽因通夕守護
俄有群鹿馴狎不復侵害无量因此終身不食鹿肉服闋召拜左
散騎常侍復爲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仗出入特許緩行又爲造署
輿令內給使輿於內殿无量頻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又嘗
手勅褒美賜物二百段无量以內庫舊書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
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玄宗令於東都乾元殿
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寫廣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
已下入殿前令縱觀焉開元六年駕還又勅无量於麗正殿以續
前功皇太子及鄒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歲尚未就學无量繕寫
論語孝經各五本以獻上覽之曰吾知无量意无量遽令選經明
篤行之士國子博士鄒恒通郭謙光左拾遺潘元祚等爲太子及
鄒王已下侍讀七年詔太子就國子監行齒胄之禮无量登座說
經百寮集觀禮畢賞賜甚厚明年无量病卒年七十五臨終遺言
以麗正寫書未畢爲恨上爲舉哀廢朝兩日贈禮部尚書諡曰

文初无量與馬懷素俱爲侍讀顧待甚厚及无量等卒後秘書少
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等又入侍講雖屢加賞賜而禮遇不
逮褚焉

劉子立本名知幾楚州刺史侑之族孫也少與兄知柔俱以詞學
知名弱冠舉進士授獲嘉主簿證聖年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
時政得失知幾上表陳四事詞甚切直是時官爵僭濫而法綱嚴
密士類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且以見
意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所不及也知幾
長安中累遷左史兼修國史擢拜鳳閣舍人修史如故景龍初再
轉太子中允依舊修國史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
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
者多甚爲國史之弊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於是求
罷史任奏記於至忠曰僕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
東觀貢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者五

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
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籍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
東觀大集群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
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紕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
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爽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
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
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
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
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
視聽不該討公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
窺況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弑也執
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
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
無聞齟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

棲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讎貴族入
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刑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
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
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
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
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宋尚書則宜多隱惡十羊九
牧其事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
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揔領之義耳如創紀
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
而不書此刊削之修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鈐奮墨勤墮須等
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此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
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
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
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

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此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次骨之刑罰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則止僕所以此者布懷知己歷詆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時知幾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太子右庶子徐堅深重其書嘗云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知幾自負史才常慨時無知己乃委國史於著作郎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推漢氏爲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葦其里諸劉出自宣帝子楚孝王躡曾孫司徒居巢侯劉愷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據明白

正前代所誤雖爲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初知幾每云若得受封必以居巢爲名以紹司徒舊邑後以修則天實錄功果封居巢縣子又鄉人以知幾兄弟六人進士及第文學知名改其鄉里爲高陽鄉居巢里景雲中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仍依舊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時玄宗在東宮知幾以名音類上名乃改子玄二年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子玄進議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爲駢服魏晉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公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

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已臣伏見比者
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
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
也何者褰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
韞而升鑑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
退無可且長裾廣袖檐如翼如鳴珮行組鏘鏘奔奔馳驟於風塵
之內出入於旌葆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
履不收清道之傍絳騾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
云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危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
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
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群公祖二疎而兵士有著芒屨者間立
本畫明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
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爲故實
者乎由斯而言則梁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

殷輅周冕規棋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常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
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
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推揚今屬殿下親從齒冑將臨國
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皇太子手
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今以爲常式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修史如
故九年長子貺爲太樂令犯事配流子玄誦執政訴理上聞而怒
之由是貶授安州都督府別駕子玄掌知國史首尾二十餘年多
所撰述甚爲當時所稱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已來
文士多而故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才少也
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
簞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
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榱桷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
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武傳翼善無
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負古已來能應

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爲知言子玄至安州無幾而卒年六十一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朝有論著必居其職預修三教珠英文館詞林姓族系錄論孝經非鄭玄注老子無河上公注修唐書實錄皆行於代有集三十卷後數年玄宗勅河南府就家寫史通以進讀而善之追贈汲郡太守尋又贈工部尚書諡曰文兄知柔少以文學政事歷荆揚曹益宋海唐等州長史刺史戶部侍郎國子司業鴻臚卿尚書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卒贈太子少保諡曰文代傳儒學之業時人以述作名其家子玄子貺諫彙秩迅迥皆知名於時貺博通經史明天文律曆音樂醫筭之術終於起居郎修國史撰六經外傳三十七卷續說苑十卷太樂令壁記三卷真人肘后方三卷天官舊事一卷鮪右補闕集賢殿學士修國史著史例三卷傳記三卷樂府古題解一卷彙給事中尚書右丞左散騎常侍荆南長沙節度有集三卷秩給事中尚書右丞國子祭酒撰政典三十五卷止戈記七卷至德新議十二卷指要三卷論喪紀制度加

竄豆許私鑄錢改制國學事各在本志迅右補闕撰六說五卷迺
諫議大夫給事中有集五卷貺子浹滋彙子贊滋貞元中位至宰
輔贊觀察使自有傳

徐堅西臺舍人齊聃子也少好學徧覽經史性寬厚長者進士舉
累授太學聖曆中車駕在三陽宮御史大夫楊再思太子左庶子
王方慶爲東都留守引堅爲判官表奏專以委之方慶善三禮之
學每有疑滯常就堅質問堅必能徵舊說訓釋詳明方慶深善之
又賞其文章典實常稱曰掌綸詰之選也再思亦曰此鳳閣舍人
樣如此才識走避不得堅又與給事中徐彥伯定王府倉曹劉知
幾右補闕張說同修三教珠英時麟臺監張昌宗及成均祭酒李
嶠摠領其事廣引文詞之士日夕談論賦詩聚會歷年未能下筆
堅獨與說構意撰錄以文思博要爲本更加姓氏親族二部漸有
條流諸人依堅等規制俄而書成遷司封員外郎則天又令堅刪
改唐史會則天遜位而止神龍初再遷給事中時雍州人韋月將

上書告武三思不臣之跡反爲三思所陷中宗即令殺之時方盛夏堅上表日月將誣構良善故違制命準其情狀誠合嚴誅但今朱夏在辰天道生長即從明戮有乖時令謹按月令夏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陛下誕膺靈命中興聖圖將弘義軒之風以光史策之美豈可非時行戮致傷和氣哉君舉必書將何以訓伏願詳依國典許至秋分則知恤刑之規冠於千載哀矜之惠洽乎四海中宗納堅所奏遂令決杖配流嶺表睿宗即位堅自刑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拜左散騎常侍俄轉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李知古請兵以擊姚州西貳河蠻旣降附又請築城重征稅之堅以蠻夷生梗可以羈縻屬之未得同華夏之制勞師涉遠所損不補所獲獨建議以爲不便睿宗不從令知古發劍南兵往築城將以列置州縣知古因是欲誅其豪傑段子女以爲奴婢蠻衆恐懼乃殺知古相率反叛役徒奔潰姚雋路由是歷年不通娶妻即侍中岑羲之妹堅以與羲近親固辭機密乃轉太子詹事謂人曰非敢

求高蓋避難也及義誅堅竟免深累出爲絳州刺史五轉復入爲秘書監開元十三年再遷左散騎常侍其年玄宗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爲學士副張說知院事累封東海郡公以修東封儀注及從升太山之功特加光祿大夫堅多識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等凡七八書府時論美之十七年卒年七十餘上深悼惜之遣中使就家弔內出綃布以賙之贈太子少保諡曰文堅長姑爲太宗充容次姑爲高宗婕妤并有文藻堅父子以詞學著聞議者方之漢世班氏

元行沖河南人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也少孤爲外祖司農卿韋機所養博學多通尤善音律及詁訓之書舉進士累轉通事舍人納言狄仁傑甚重之行沖性不阿順多進規諫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亦猶蓄聚以自資也譬貴家儲積則脯腊膾臠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痾疾伏想門下賓客堪充旨味者多願以小人備一藥物仁傑笑而謂人曰此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尤遷至陝州刺

史兼隴右關內兩道按察使未行拜太常少卿行冲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爲學者所稱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舊史以爲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冲推尋事跡以後魏昭成帝名健繼晉受命考校謠讖特著論以明之開元初自太子詹事出爲岐州刺史又充關內道按察使行冲自以書生不堪搏擊之任固辭按察乃以寧州刺史崔琬代焉俄復入爲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留守時嗣彭王志陳庶兄志謙被人誣告謀反考訊自誣繫獄待報連坐十數人行冲察其冤濫並奏原之四遷大理卿時揚州長史李傑爲侍御史王旭所陷詔下大理結罪行冲以傑歷政清貞不宜枉爲讒邪所構又奏請從輕條出之當時雖不見從深爲時論所美俄又固辭刑獄之官求爲散職七年復轉左散騎常侍九遷國子祭酒月餘拜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累封常山郡公先是秘書監馬懷素集學者續王儉今書七志左散騎常侍褚

无量於麗正殿校書四部書事未就而懷素无量卒詔行冲摠代其職於是行冲表註謂通撰古今書目名爲群書四錄命學士鄆縣尉母嬰櫟陽尉韋述曹州司法叅軍殷踐猷太學助教余欽等分部修檢歲餘書成奏上之上又特令行冲撰御所注孝經疏義列於學官尋以衰老四能知麗正殿校寫書事初有左衛率府長史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遽令行冲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官行冲於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勒成五十卷十四年八月奏上之尚書左丞相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望所編錄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先朝雖厚加賞錫其書音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然其奏於是賜行冲等絹二百匹留其書貯於內府竟不得立於學官行冲恚諸儒排已退

而著論以自釋名曰釋疑其詞曰客問主人曰小戴之學行之已久康成銓注見列學官傳聞魏公乃有刊易又承制旨造疏將頒未悉二經孰爲優劣主人荅曰小戴之禮行於漢末馬融注之時所未覩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爲說解代不傳習鄭因子幹師於季長屬黨錮獄起師門道喪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拏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謀而猶緝述忘疲聞義能徙具於鄭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窺覽猶遵覆轍頗類刻舟王肅因之重茲開釋或多改駁仍按本篇又鄭學之徒有孫炎者雖扶立義乃易前編自後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伯增革向踰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魏公病群言之錯雜紬衆說之精深經文不同未敢刊正注理睽誤寧不芟龍成畢上聞太宗嘉賞賚縑千匹錄賜儲藩將期頒宣未有疏義聖皇纂業耽古崇儒高曾規矩宜所修襲乃制昏愚甄分舊義其有注移往說理變新文務加搜窮積稔方畢具錄呈進勅付群儒庶能斟詳以課疎密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特嫌知新

慙欲仍舊貫沉疑多月擯壓不申優劣短長定於通識手成口荅
安敢銓量客曰當局稱迷傍觀見審累朝銓定故是周詳何所爲
疑不爲申列荅曰是何言歟談豈容易昔孔安國注壁中書曾巫
蠱事經籍道息族兄臧與之書曰相如堂中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
亂反正而未能果然雅達通博不代而止淳學守株比肩皆是衆
非難正自古而然誠恐此道未申而以獨智爲議也則知變易章
句其難一矣漢有孔季產者專於古學有孔扶者隨俗浮沉扶謂
產云今朝廷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修古義修古義則非章句內
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代必將貽患禍乎則
知變易章句其難二矣劉歆以通書屬文待詔官署見左氏傳而
大好之後蒙親近欲建斯業哀帝欣納令其討論各遷延推辭不
肯置對劉歆移書責讓其言甚切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龔
勝時爲光祿見歆此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奏歆改亂
前志非毀先朝所立帝曰此廣道術何爲毀耶由是犯忤大臣懼

誅求出爲河南太守宗室不典三河又徙五原太守以君賓之著名好學公仲之深博守道猶追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於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三矣子雍規立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繆詔王學之輩占咎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登召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具聖證論王肅酬對疲於歲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四矣上商疑聖納誦於曾輿木賜近賢貽嗤於武叔自此之後唯推鄭公王粲稱伊洛已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其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兩卷列於其集又王肅改鄭六十八條張融覈之將定臧否融稱立注泉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於立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立誤也其殊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立慮之失也及服虔釋傳未免差違後代言之思弘聖意非謂楊己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用心願聞其過故仲尼曰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

也而專門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將謂二者之德言而見堅於重壤也故王邵史論曰魏晉浮華古道夷替預王肅杜預更開門戶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唯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異義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然於鄭服甚憤憤鄭服之外皆讎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五也伏以安國尚書劉歆左傳悉遭擯於曩葉咸見重於來今故知二人之鑒高同於漢廷遠矣孔季產云物極則變比及百年外當有明直君子恨不與吾同代者於戲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歟僕非專經罕習章句高名不著易受輕誣頃者修撰殆淹年月賴諸賢輩能左右之免致愆尤仍叨賞賚內省昏朽其榮已多何遽持一己之區區抗群情之噂沓捨勿矜之美成自我之私觸近名之誡興犯衆之禍一舉四失中材不爲是用韜聲甘此沉默也行沖俄又累表請致仕制許之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獻吳兢汴州浚儀人也勵志勤學博通經史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

朱敬則深器重之及居相輔薦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館修國史累月拜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遷右補闕與韋承慶崔融劉子玄撰則天實錄成轉起居郎俄遷水部郎中丁憂還鄉里開元三年服闋抗疏言曰臣修史已成數十卷自停職還家匪忘紙札乞終餘功乃拜諫議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館學士歷衛尉少卿左庶子居職殆三十年敘事簡要人用稱之末年傷於太簡國史未成十七年出爲荊州司馬制許以史甚衆自隨中書今蕭嵩監修國史奏取兢所撰國史得六十五卷累遷台洪饒蘄四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遷相州長史封襄垣縣子天寶初改官名爲鄴郡太守入爲恒王傅兢嘗以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繁雜乃別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又傷踈略兢雖衰耗猶希史職而行步傴僂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天寶八年卒於家時年八十餘兢卒後其子進兢所撰唐史八十餘卷事多紕繆不逮於壯年兢家聚書頗多嘗目錄其卷第號吳氏西齋書目

韋述司農卿弘機曾孫也父景駿房州刺史述少聰敏篤志文學家有書二千卷述爲兒童時記覽皆徧人駭異之景龍中景駿爲肥鄉令述從父至任洛州刺史元行沖景駿之姑子爲時大儒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書齋忘寢與食行沖異之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探蹟奧旨如遇師資又試以綴文操牘便就行沖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也舉進士西入關時述甚少儀形眇小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韋學士童年有何事業述對曰性好著書述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終篇至如詞策仰待明試之問曰本求異才果得遷固是歲登科開元五年爲櫟陽尉秘書監馬懷素受詔編次圖書乃奏用左散騎常侍元行沖左庶子齊澣秘書少監王珣衛尉少卿吳兢并述等二十六人同於秘閣詳錄四部書懷素尋卒行沖代掌其事五年而成其摠目二百卷述好譜學秘閣中見常侍柳沖先撰姓族系錄二百卷述於分課之外手自抄錄暮則懷歸如是周歲寫錄皆畢百氏源流轉益詳悉

乃於柳錄之中別撰成開元譜二十卷其篤志忘倦皆此類也轉
右補闕中書令張說專集集賢院事引述爲直學士遷起居舍人
說重詞學之士述與張九齡許景先袁暉趙冬曦孫逖王翰常遊
其門趙冬曦兄冬日弟和璧居貞安貞頤貞等六人述弟迪道迴
迤巡亦六人並詞學登科說曰趙韋昆季今之杞梓也十年兼知
史官事轉屯田員外郎職方吏部二郎中學士知史官事如故及
張九齡爲中書令即集賢之同職裴耀卿爲侍中即述之舅皆相
推重語必移畧二十七年轉國子司業停知史事俄而復兼史職
充集賢學士天寶初歷左右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九載兼充禮
儀使其載遷尚書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述在書府四十年居史
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國史自今狐德棻至於吳兢雖累
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補遺續闕勒成國史一
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事簡而記詳雅有良史之才蘭陵蕭穎
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述早以儒術進當代宗仰而純厚長者澹

於勢利道之同者無間貴賤皆禮接之家聚書三萬卷皆自校定
鈔槧雖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已來草
隸真跡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鹽譜之類當代名公足
題無不畢備及祿山之亂兩京陷賊玄宗幸蜀述抱國史藏於南
山經籍資產焚剽殆盡述亦陷於賊庭授僞官至德二年收兩京
三司議罪陳於渝州為刺史薛舒困辱不食而卒其甥蕭直為太
尉李光弼判官廣德二年直因入奏言事稱旨乃上跡理述於蒼
黃之際能存國史致聖朝大典得無遺逸以功補過合霑恩宥乃
贈右散騎常侍議者云自唐已來氏族之盛無踰於韋氏其孝友
詞學承慶嗣立為最明於音律則萬石為最達於禮儀則叔夏
為最史才博識以述為最所撰唐職儀三十卷高宗實錄三十卷
御史臺記十卷兩京新記五卷凡著書二百餘卷皆行於代述學
業亦亞於述尤精三禮與述對為學士迪同為禮官時人榮之累
遷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以風疾卒蕭穎士者聰雋過人富詞學

有名於時賈曾席豫張垧及述皆引爲談客開元二十三年登進士
第考功員外郎孫逖稱之於朝褊躁無威儀與時不偶前後五授
官旋即駁落乾元初終於揚府功曹述在秘閣時與鄆縣尉母喪
曹州司法殷踐猷並友善二人相次卒踐猷申州刺史仲容從子明
班史通於族姓子寅有至性早孤事母以孝聞應宏詞舉爲永寧尉
史臣曰前代文學之士氣一天然以道義偶世遭遇斯難馬懷素
褚无量好古嗜學博識多聞遇好文之君隆師資之禮儒者之
榮可謂際會矣劉徐等五公學際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東觀一
代粲然蓋諸公之用心也然而子玄鬱結於當年行沖彷徨於極
筆官不過俗吏寵不殆常才非過使然蓋此道非趨時之具也其
窮也宜哉

贊曰學者如市博通甚難文士措翰典麗惟艱馬褚兢述徐元
子玄文學之書胡寧比焉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二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三

劉

駒

等修

郭虔瓘

郭知運

王君奭

張守珪

牛仙客

王忠嗣

郭虔瓘齊州歷城人也開元初累遷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二年春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江可汗及同俄特勒率精騎圍逼北庭虔瓘率衆固守同俄特勒單騎親逼城下虔瓘使勇士伏於路左突起斬之賊衆旣至失同俄相率於城下乞降請盡軍中衣資器仗以贖同俄及聞其死三軍慟哭便引退默啜女壻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時與同俄特勒同領兵以同俄之死懼不敢歸遂將其妻歸降虔瓘以破賊之功拜冠軍大將軍行右驍衛大將軍又下制曰朕聞賞有功報有德者政之急也若功不賞德不報則人何謂哉雲麾將軍檢校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瀚海軍經略使金山道副大摠管招慰營田等使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子郭虔瓘宣

威將軍守右驍衛翊府中郎將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借紫
金魚袋上柱國郭知運等早負名節見稱義勇頃者柳中金滿
偏師禦敵蕭條窮漠之外奔迫孤城之下強寇益侵援兵不至旣
守而戰背秋涉冬握馬長嘶戈人遠望謀以十勝成其九拒遂能
摧日逐之遺種斬天驕之愛息豈耿恭班超獨高前史將廉頗李
牧與朕同時眷言茂勲是所嘉歎信可以疇其井邑昭示遐邇俾
勞臣勸而懦夫立焉虔瓘可進封太原郡開國公知運可封介休
縣開國公虔瓘俄轉安西副大都護攝御史大夫四鎮經略安撫
使進封潞國公賜實封二百戶虔瓘乃奏請募關中兵一萬人往
安西討擊皆給公乘兼供熟食勅許之將作大匠韋湊上疏曰臣
聞兵者凶器不獲已而用之今西域諸蕃莫不順軌縱鼠竊狗盜
有戍卒鎮兵足宣式遏之威非降赫斯之怒此師之出未見其名
臣又聞安不忘危理必資備自近及遠強幹弱枝是以漢實關中
徙諸豪族今關輔戶口積久逋逃承前先虛見猶未實屬北虜犯

塞西戎駭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一萬行人詎六千餘里咸給遞馱並供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奉隴之西人戶漸少涼州已去沙磧悠然遺彼居人如何得濟又萬人賞賜費用極多萬里資糧破損尤廣縱令必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無乃甚損請令計議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即知利害況用者必賞獲者未量何要此行頓空畿甸且上古之時大同之化不獨子子不獨親親何隔華戎務均安靖洎皇道謝古帝德慙皇猶尚綏懷不崇征伐有占風覲雨之客無越海踰山之師其後漢武膺圖志恢土宇西通絕域北擊匈奴雖廣獲珍奇多斬首級而中國疲耗殆至危亡是以俗號昇平君稱盛德者咸指唐堯之代不歸漢武之年其要功不成者復焉足比議惟陛下圖之虔瓘音無克獲之功尋遷右威衛大將軍以疾卒其後又以張嵩爲安西都護以代虔瓘嵩身長七尺偉姿儀初進士舉常以邊任自許及在安西務農重戰安西府庫遂爲充實十年轉太原尹卒官俄又以黃

門侍郎杜暹代嵩爲安西都護

郭知運字逢時瓜州常樂人壯勇善射頗有膽略初爲春州三度府果毅以戰功累除左驍衛中郎將瀚海軍經略使又轉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開元二年春副郭虔瓘破突厥於北庭以功封介休縣公加雲麾將軍擢拜右武衛將軍其秋吐蕃入寇隴右掠監牧馬而去詔知運率衆擊之知運與薛訥王皎等犄角擊敗之拜知運鄯州都督隴右諸軍節度大使四年冬突厥降戶阿悉爛跌思泰等率衆反叛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爲賊所執詔薛訥領兵討之叛賊至綏州界詔知運領朔方兵募橫擊之大破賊衆於黑山呼延谷賊捨甲仗并棄張知運走六年知運又率兵入討吐蕃賊徒無備遂掩至九曲獲鎧及甲馬犂牛等數萬計知運獻捷遂分賜京文武五品已上清官及朝集使拜知運爲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加封太原郡公八年六州胡康待賓等反詔知運與

王峻討平之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銀器百事雜綵千段九年卒於軍贈涼州都督米粟五百斛絹帛五百段仍令中書令張說爲其碑文知運自居西陲甚爲蕃夷所憚其後王君奭亦號勇將時人稱王郭焉子英傑英又英傑官至左衛將軍開元二十一年幽州長史薛楚玉遣英傑及裨將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等率精騎萬人及降奚之衆以討契丹屯兵於榆關之外契丹首領可突干引突厥之衆拒戰於都山之下官軍不利知義守忠率麾下便道遁歸英傑與克勤逢賊力戰皆沒于陣其下精銳六千餘人仍與賊苦戰賊以英傑之首示之竟不降盡爲賊所殺英又劍南西川節度使自有傳

王君奭瓜州常樂人也初爲郭知運別奏驍勇善騎射以戰功累除右衛副率及知運卒遂代知運爲河西隴右節度使遷右羽林軍將軍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六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奭以其兵疲整士馬以

掩其後會大雪賊徒凍死者甚衆賊遂取積石軍西路而還君奭
令副使馬元慶裨將車蒙追之不及奭先令人潛入賊境於歸路
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川將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
奭襲其後入至青海之西時海水冰合君奭與秦州都督張景順
等率將士並乘冰而渡會悉諾邏已度大非山輜重及疲兵尚在
青海之側君奭縱兵盡俘獲之及羊馬萬數君奭以功遷右羽林
軍大將軍攝御史中丞依舊判涼州都督封晉昌伯拜其父壽爲
少府監仍聽致仕上又嘗於廣達樓引君奭及妻夏氏設宴賜以
金帛夏氏亦有戰功故特賞之封爲武威郡夫人其冬吐蕃寇陷
瓜州執刺史田仁獻及君奭父壽殺掠人戶并取軍資及倉糧又進
攻玉門軍及常樂縣仍縱僧徒使歸涼州謂君奭曰將軍常欲以
忠勇報國今日何不一戰君奭聞父被執登陴西向而哭竟不敢
出兵初涼州界有迴紇契苾思結渾四部落代爲酋長君奭微時
往來涼府爲迴紇等所輕及君奭爲河西節度使迴紇等怏怏取

在其麾下君奭以法繩之迴紇等積怨密使人詣東都自陳枉狀
君奭遽發驛奏迴紇部落難制潛有叛謀上使中使往按問之迴
紇等音不得理由是瀚海大都督迴紇承宗長流灤州渾大德長
流吉州賀蘭都契苾承明長流藤州盧山都督思結歸國長流瓊
州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特進契苾嵩以與迴紇等結婚貶令問爲
撫州別駕嵩爲連州別駕於是承宗之黨瀚海州司馬護輸糾合
黨與謀殺君奭以復其怨會吐蕃使閒道往突厥君奭率精騎往
肅州掩之還至甘州南鞏笮驛護輸伏兵突起奪君奭旌節先殺
其左右宗貞剖其心云是其始謀也君奭從數十人與賊力戰自
朝至晡左右盡死遂殺君奭馱其屍以奔吐蕃追及之護輸遂棄
君奭屍而走上甚痛惜之制贈特進荊州大都督給靈輿遞歸
京師葬於京城之東官供喪事仍令張說爲其碑文上自書石以
寵異之吐蕃之寇瓜州也分遣副將莽布支攻常樂縣縣令賈師
順嬰城固守及瓜州城陷大將悉諾邏又盡引其衆勢以攻之數

日不陷賊中有分得漢口爲妻者其妻弟在常樂城中悉諾邏使夜就城下詐爲私見謂師順曰瓜州已破吐蕃盡衆來此豈有拒守之理小人妻弟在城情有所念明府何不早降以全城中之衆師順答曰漢法降賊者九族爲戮吾受國官爵祇可以死拒寇豈得肯恩降賊悉諾邏知師順不降又攻城八日復令前使謂師順曰明府旣不肯降吾衆欲還城中豈無財物以相贈耶師順請脫士卒衣裳以爲賂悉諾邏知城中無財帛夜燒死人收營而去引衆毀瓜州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更修守備吐蕃果使精騎迴而巡城知有備始去賈師順者岐州人也以守城之功累遷鄯州都督隴右節度使入爲左領軍將軍病卒

張守珪陝州河北人也初以戰功授平樂府別將從郭虔瓘於北庭鎮遣守珪率衆救援在路逢賊甚衆守珪身先士卒與之苦戰斬首千餘級生擒賊率頡斤一人開元初突厥又寇北庭虔瓘令守珪間道入京奏事守珪因上書陳利害請引兵自蒲昌輪臺翼

而擊之及賊敗守珪以功特加游擊將軍再轉幽州良社府果毅
守珪儀形瓌壯善騎射性慷慨有節義時盧齊卿爲幽州刺史
深禮遇之常共榻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涼爲國之良
將方以子孫相託豈得以寮屬常禮相期耶守珪後累轉左金吾
員外將軍爲建康軍使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奭死河西恟
懼以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領餘衆修築州城板堞栽立賊
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顧失色雖相率登陴略無守禦之意守珪
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也乃
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備竟不敢攻城而退守
珪縱兵擊敗之於是修復廨宇收合流亡皆復舊業守珪以戰功
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珪爲都督瓜州地多
沙磧不宜稼穡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盡爲賊所毀旣
地少林木難爲修葺守珪設祭祈禱經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
塞澗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元堰於是水道復舊州人刻石以

紀其事明年遷鄯州都督仍充隴右節度二十一年轉幽州長史兼御史中丞營州都督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又加河北採訪處置使先是契丹及奚連年爲邊患契丹衙官可突于驍勇有謀略頗爲夷人所伏趙含章薛楚王等前後爲幽州長史竟不能拒及守珪到官頻出擊之每戰皆捷契丹首領屈刺與可突于恐懼遣使詐降守珪察知其僞遣管記右衛騎曹王悔詣其部落就謀之悔至屈刺帳賊徒初無降意乃移其營帳漸向西北密遣使引突厥將殺悔以叛會契丹別帥李過折與可突于爭權不叶悔潛誘之夜斬屈刺及可突于盡誅其黨率餘燼以降守珪因出師次于紫蒙川大閱軍實讌賞將士傳屈刺可突于等首于東都梟於天津橋之南詔封李過折爲北平王使統其衆尋爲可突于餘黨所殺二十三年春守珪詣東都獻捷會籍田禮畢酺宴便爲守珪飲至之禮上賦詩以褒美之廷拜守珪爲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餘官並如故仍賜雜練一千匹及金銀器物等與

二子官仍詔於幽州立碑以紀功賞二十六年守珪裨將趙堪白
眞陁羅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盧軍使烏知義令率騎邀叛奚餘
燼於潢水之北將踐其禾稼知義初猶固辭眞陁羅又詐稱詔命
以迫之知義不得已而行及逢賊初勝後敗守珪隱其敗狀而妄
奏克獲之功事頗泄上令謁者牛仙童往按之守珪厚賂仙童遂
附會其事但歸罪於自眞陁羅逼令自縊而死二十七年仙童事
露伏法守珪以舊功減罪左遷括州刺史到官無幾疽發背而卒
弟守珣左驍衛將軍守珣金吾將軍守珪子獻誠守珣子獻恭守
珣子獻甫三人皆爲興元節度使各自有傳

牛仙客涇州鶡觚人也初爲縣小吏縣令傅文靜甚重之文靜後
爲隴右營田使引仙客參預其事遂以軍功累轉洮州司馬開元
初王君奐爲河西節度使以仙客爲判官甚委信之時又有判官
宋貞與仙客俱爲腹心之任及君奐死宋貞亦爲迴紇所殺仙客
以不從獲免俄而蕭嵩代君奐爲河西節度又以軍政委於仙客

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誠信及嵩入知政事數稱薦之稍遷太僕少卿判涼州別駕事仍知節度留後事貢代嵩爲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歷太僕卿殿中監軍使如故開元二十四年秋代信安王爲朔方行軍大揔管右散騎常侍崔希逸代仙客知河西節度事初仙客在河西節度時省用所積鉅萬希逸以其事奏聞上令刑部員外郎張利貞馳傳往覆視之仙客所積倉庫盈滿器械精勁皆如希逸之狀上大悅以仙客爲尚書中書令張九齡執奏以爲不可乃加實封二百戶其年十一月九齡等罷知政事遂以仙客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知門下事時有監察御史周子諒竊言於御史大夫李適之曰牛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大夫國之懿親豈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子諒之言上大怒廷詰之子諒辭窮於朝堂決配流饒州行至藍田而死仙客旣居相位獨善其身唯諾而已所有錫賚皆緘封不啓百司有所諮決仙客曰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決明年特封幽國公贈其父意爲禮部

尚書祖會爲涇州刺史俄又進拜侍中兼兵部尚書天寶年改易
官名拜左相尚書如故其年七月卒年六十八內出絹一千匹布五
百端遣中使送至宅以賻之贈尚書左丞諡曰貞簡初仙客爲朔
方軍使以姚崇孫閑爲判官及知政事閑累遷侍御史自云能通
鬼道預知休咎仙客頗信惑之及疾甚閑請爲仙客祈禱在其門
下遂逼仙客令作遺表薦閑叔尚書右丞弁及兵部侍郎盧奐堪
代已閑爲起草仙客時旣危殆署字不成其妻因中使來弔以其
表上玄宗覺而怒之左遷弁爲永陽太守盧奐爲臨淄太守賜閑死
王忠嗣太原祁人也家于華州之鄭縣父海賓太子右衛率豐安
軍使太谷男以驍勇聞隴上開元二年七月吐蕃入寇朝廷起薛
訥攝左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率杜賓客郭知運王晁安思順
以禦之以海賓爲先鋒及賊于渭州西界武階驛苦戰勝之殺獲
甚衆諸將嫉其功按兵不救海賓以衆寡不敵歿于陣大軍乘其
勢擊之斬首一萬七千級獲馬七萬五千匹羊牛十四萬頭玄宗

聞而憐之詔贈左金吾大將軍忠嗣初名訓年九歲以父死王事起復拜朝散大夫尚輦奉御賜名忠嗣養於禁中累年肅宗在忠邸與之游處及長雄毅寡言嚴重有武略玄宗以其兵家子與之論兵應對縱橫皆出意表玄宗謂之曰爾後必爲良將十八年又贈其父安西大都護其後遂從河西節度兵部尚書蕭嵩河東副元帥信安王禕並引爲兵馬使二十一年再轉左領軍衛郎將河西討擊副使左威衛將軍賜紫金魚袋清源男兼檢校代州都督嘗短皇甫惟明義弟王昱憾焉遂爲所陷貶東陽府左果毅屬河西節度使杜希望謀拔新城或言忠嗣之材足以輯事必欲取勝非其人不可希望即奏聞詔追忠嗣赴河西旣下新城忠嗣之功居多因授左威衛郎將專知行軍兵馬是秋吐蕃大下報新城之役晨壓官軍衆寡不敵師人皆懼焉忠嗣乃以所部策馬而前左右馳突當者無不闢易出而復合殺數百人賊衆遂亂三軍翼而擊之吐蕃大敗以功最詔拜左金吾衛將軍同正員尋又兼左羽

林軍上將軍河東節度副使兼大同軍使二十八年以本官兼代
州都督攝御史大夫兼充河東節度又加雲麾將軍二十九年代
韋光乘爲朔方節度使仍加權知河東節度事其月以田仁琬充
河東節度使忠嗣依舊朔方節度天寶元年兼靈州都督是歲
北伐與奚怒皆戰于桑乾河三敗之大虜其衆耀武漢北高會而
旋時突厥葉護新有內難忠嗣盛兵磧口以威振之烏蘇米施可
汗懼而請降音遷延不至忠嗣乃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迴
紇三部落攻米施可汗走之忠嗣因出兵伐之取其右廂而歸其
西葉護及毗伽可敦男殺葛臘哆率其部落千餘帳入朝因加左
武衛大將軍明年又再破怒皆及突厥之衆自是塞外晏然虜不
敢入天寶三載突厥十姓拔悉密葉等貢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傳
首京師四載加攝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採訪使五月進封清源
縣公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居節將以持重安邊爲務嘗謂人云
國家升平之時爲將者在撫其衆而已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徼

功名耳但訓練士馬缺則補之有漆弓百五十斤嘗貯之袋中示無所用軍中皆日夜思戰因多縱間謀以伺虜之隙時以哥兵襲之故士樂爲用師出必勝每軍出即各召本將付其兵器令給士卒雖一弓一箭必書其名姓於上以記之軍罷却納若遺失即驗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勸甲仗充初矣四載又兼河東節度採訪使自朔方至雲中緣邊數千里當要害地開拓舊城或自創制斥地各數百里自張仁亶之後四十餘年忠嗣繼之北塞之人復罷戰矣五年正月河隴以皇甫惟明敗衄之後因忠嗣以持節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隴右節度使其月又權知朔方河東節度使事忠嗣佩四將印控制萬里勁兵重鎮皆歸掌握自國初已來未之有也尋遷鴻臚卿餘如故又加金紫光祿大夫仍授一子五品官後頻戰青海積石皆大剋捷尋又伐吐渾於墨離虜其全國而歸初忠嗣在河東朔方日久備諳邊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隴頗不習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貴自處望減於往日矣其載四月固

讓朔方河東節度許之玄宗方事石堡城詔問以攻取之略忠嗣奏云石堡險固吐蕃舉國而守之若頓兵堅城之下必死者數萬然後事可圖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請休兵秣馬觀豐而取之計之上者玄宗固不怏李林甫尤忌忠嗣曰求其過六載會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忠嗣分兵應接之忠嗣僂俛而從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危之遽而入告將及於庭忠嗣曰李將軍有何事乎光弼進而言曰請議軍忠嗣曰何也對曰向者大夫以士卒爲心有拒董延光之色雖曰受詔實奪其謀何者大夫以數萬衆付之而不懸重賞則何以賈三軍之勇乎大夫財帛盈庫何惜數萬段之賞以杜其讒口乎彼如不捷歸罪於大夫矣忠嗣曰李將軍忠嗣計已決矣平生始望豈及貴乎今爭一城得之未制於敵不得之未害於國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哉假如明主見責豈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朝宿衛乎其次豈失一黔中上佐乎此所甘心也雖然公實愛我光弼謝曰向者恐累大夫敢以衷告大夫

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而出及延光過期不剋訴忠嗣緩師故師出無功李林甫又令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稱往任朔州刺史忠嗣爲河東節度云早與忠王同養官中我欲尊奉太子玄宗大怒因徵入朝令三司推評之幾陷極刑會哥舒翰代忠嗣爲隴右節度特承恩顧因奏忠嗣之枉詞甚懇切請以己官爵贖罪玄宗怒稍解十一月貶漢陽太守七載量移漢東郡太守明年暴卒年四十五子震天寶中秘書丞其後哥舒翰大舉兵伐石堡城拔之死者大半竟如忠嗣之言當代稱爲名將先是忠嗣之在朔方也每至互市時即高估馬價以誘之諸蕃聞之競來求市來輒買之故蕃馬益少而漢軍益壯及至河隴又奏請朔方河東戎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又壯迄于天寶末戰馬蕃息寶應元年追贈兵部尚書

史臣曰郭虔瓘郭知運王君奭張守珪牛仙客王忠嗣立功邊域爲世虎臣班超傳介子之流也然虔瓘以萬人征西請給公乘熟

食可謂謀之不臧矣君奭以父執登陴兵竟不出此則不知門外之事義斷恩也守珪以至誠感神取材成堰與夫耿恭拜井有何異焉仙客爰自方隅驟登廊廟顯招物議獨善其身蓋才有不周昧於陳力就列忠嗣因青蠅之點幾危其身讒人之言誠可畏也贊曰隴山之西幽陵之北爰有戎夷世爲殘賊二郭二王守珪仙客禦寇之功存乎方策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三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蘇之勤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四

劉

胸

等修

聞人詮校刊沈桐桐校

高仙芝

封常清

哥舒翰

高仙芝本高麗人也父舍雞初從河西軍累勞至四鎮十將諸衛將軍仙芝美姿容善騎射勇決驍果少隨父至安西以父有功授游擊將軍年二十餘即拜將軍與父同班秩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未甚任用後夫蒙靈詔累拔擢之開元末爲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小勃律國王爲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餘國皆爲吐蕃所制貢獻不通後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并靈詔累討之不捷玄宗特勅仙芝以馬步萬人爲行營節度使往討之時步軍皆有私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撥換城又十餘日至握瑟德又十餘日至疎勒又二十餘日至葱嶺守捉又行二十餘日至播蜜川又二十餘日至特

勒滿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分爲三軍使疎勒守捉趙崇玘統三千騎趣吐蕃連雲堡自北谷入使撥換守捉使賈崇瓘自赤佛堂路入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護蜜國入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于吐蕃連雲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爲柵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婆勒川水漲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諸將選兵馬入齋三日乾糧早集河次水旣難渡將士皆以爲狂旣至人不濕旗馬不濕羈已濟而成列矣仙芝喜謂令誠曰向吾半渡賊來吾屬敗矣今旣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擊從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殺五千人生擒千人餘並走散得馬千餘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玄宗使術士韓復冰往視日懼不欲行邊令誠亦懼仙芝畱令誠等以羸病羸弱三千餘人守其城仙芝遂進三日至坦駒嶺直下峭峻四十餘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令二十餘騎詐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嶺來迎旣至坦駒嶺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將我欲何處去言未畢其先使二十人來迎云阿

弩越城胡並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橋已斫訖仙芝陽喜以號令兵士盡下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下嶺三日越胡果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當日令將軍席元慶賀婁餘潤先修橋路仙芝明日進軍又令元慶以一千騎先謂勃律王曰吾取汝城亦不斫汝橋但借汝路過向大勃律去城中有首領五六人皆赤心爲吐蕃仙芝先約元慶云軍到首領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勅命賜綵物等首領至齊縛之以待我元慶既至一如仙芝之所教縛諸首領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爲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慶斫藤橋去勃律猶六十里及暮纔斫了吐蕃兵馬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闊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爲吐蕃所詐借路遂成此橋至是仙芝徐自招諭勃律及公主出降並平其國天寶六載八月仙芝虜勃律王及公主趣赤佛堂路班師九月復至娑勒川連雲堡與邊令誠等相見其月末還播蜜川令劉單草告捷書遣中使判官王廷芳告捷仙芝軍還至河西夫蒙靈營都不使人迎勞罵仙芝曰噉狗

賜高麗奴噉狗屎高麗奴于闐使誰與汝奏得仙芝曰中丞焉耆鎮
守使誰邊得曰中丞安西副都護使誰邊得曰中丞安西都知兵馬
使誰邊得曰中丞靈登曰此既皆我所奏安得不待我處分懸奏捷
書據高麗奴此罪合當斬但緣新立大功不欲處置又謂劉單曰聞
爾能作捷書單恐懼請罪令誠具奏其狀曰仙芝立奇功今將憂死
其年六月制授仙芝鴻臚卿攝御史中丞代夫蒙靈登爲四鎮節度
使徵靈登入朝靈登大懼仙芝每日見之趨走如故靈登益不自安
將軍程千里時爲副都護大將軍畢思琛爲靈登押衙并行官王滔
康懷順陳奉忠等嘗構譖仙芝於靈登仙芝既領節度事謂程千里
曰公面似男兒心如婦人何也又謂思琛曰此胡敢來我城東一千
石種子莊被汝將去憶之乎對曰此是中丞知思琛辛苦見乞仙芝
曰吾此時懼汝作威福豈是憐汝與之我欲不言恐汝懷憂言了無
事矣又呼王滔等至捽下將笞良久皆釋之由是軍情不懼八載入
朝加特進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貲仍與一子五品官九載將

兵討石國平之獲其國王以歸仙芝性貪獲石國大塊瑟瑟十餘石真金五六駝馳名馬寶玉稱是初舍雞以仙芝爲懦緩恐其不能自存至是立功家財鉅萬頗能散施人有所求言無不應其載入朝拜開府儀同三司尋除武威太守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順諷群胡割耳誓面請留監察御史裴周南奏之制復

以仙芝爲右羽林大將軍十四載進封密雲郡公十一月安祿山據范陽叛是日以京兆牧榮王琬爲討賊元帥仙芝爲副命仙芝領飛騎曠騎及朔方河西隴右應赴京兵馬并招募關輔五萬人繼封常清出潼關進討仍以仙芝兼御史大夫十二月師發玄宗御望春亭慰勞遣之仍令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州是月十一日封常清兵敗於汜水十三日祿山陷東京常清以餘衆奔陝州謂仙芝曰累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狂寇奔突則京師危矣宜棄此守急保潼關常清仙芝乃率見兵取太原倉錢絹分給將士餘皆焚之俄而賊騎繼至諸軍惶駭棄甲而

走無復隊伍仙芝至關繕修守具又令索承光守善和戎賊騎至關已有備矣不能攻而去仙芝之力也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也外祖犯罪流安西効力守胡城南門頗讀書每坐常清於城門樓上教其讀書多所歷覽外祖死常清孤貧年三十餘屬夫蒙靈察爲四鎮節度使將軍高仙芝爲都知兵馬使頗有材能每出軍奏廉從三十餘人衣服鮮明常清慨然發憤投牒請預一廉常清細瘦目顴脚短而跛仙芝見其貌寢不納明日又投牒仙芝謂曰吾奏廉已足何煩復來常清怒倨謂仙芝曰常清慕公高義願事鞭轡所以無媒而前何見拒之深乎公若方圓取人則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仙芝猶未納常清自爾候仙芝出入晨夕不離其門凡數十日仙芝不得已補爲廉開元末會達奚部落背叛自黑山北向西趣碎葉玄宗勅靈察邀擊之靈察使仙芝以二千騎自副城向北至綾嶺下遇賊擊之達奚行遠人馬皆疲斬殺略盡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具言大舍

井泉遇賊形勢剋獲謀略事頗精密仙芝所欲言無不周悉仙芝大駭異之仙芝軍迴靈察賞勞仙芝去奴裊帶刀見判官劉毗獨孤峻等逆問之曰前者捷書誰之所作副大使幕下何得有如此人仙芝曰即仙芝僉人封常清也毗等揖仙芝命常清進坐與語如舊相識衆人方異之以破達奚功授疊州地下戎主便以爲判官累以軍功授鎮將果毅折衝天寶六年從仙芝破小勃律十二月仙芝代夫蒙靈察爲安西節度使便奏常清爲慶王府錄事參軍充節度判官賜紫金魚袋尋加朝散大夫專知四鎮倉庫屯田甲仗支度營田事仙芝每出征討常令常清知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知留後時仙芝乳母子鄭德詮已爲郎將德詮母在宅內仙芝視之如兄弟家事皆令知之威望動三軍常清出迴諸將皆引前德詮見常清出其門素易之自後走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廳連節度使宅院凡經數重門德詮旣過命隨後閉之德詮至常清離席謂之曰常清起自細微預中丞兵馬

使廉中丞再不納郎將豈不知乎今中丞過聽以常清爲留後使
郎將何得無禮對中使相凌因叱之曰郎將須暫死以肅軍容因
令勒迴杖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
得因以其狀上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已死矣及見常清遂無一言
常清亦不之謝諸大將有罪者擊殺二人於是軍州股慄十載仙
芝改河西節度使奏常清爲判官王正見爲安西節度奏常清爲
四鎮支度營田副使行軍司馬十一載正見死乃以常清爲安西
副大都護攝御史中丞持節充安西四鎮節度經略支度營田副
大使知節度事十三載入朝攝御史大夫仍與一子五品官賜第
一區亡父母皆贈封爵俄而北庭都護程千里入爲右金吾大將
軍仍令常清權知北庭都護持節充伊西節度等使常清性勤儉
每出征或乘驛私馬不過一兩匹賞罰嚴明十四載入朝十一月謁
玄宗於華清宮時祿山已叛玄宗言兇胡負恩之狀何方誅討常
清奏曰祿山領兇徒十萬徑犯中原太平斯久人不知戰然事有

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赴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筆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懸於闕下玄宗方憂壯其言翌日以常清爲范陽節度俾募兵東討其日常清乘驛赴東京召募旬日得兵六萬皆傭保市井之流乃斫斷河陽橋於東京爲固守之備十二月祿山渡河陷陳留入兗子谷兗威轉熾先鋒至蔡園常清使驍騎與拓羯逆戰殺賊數十百人賊大軍繼至常清退入上東門又戰不利賊鼓譟於四城門入殺掠人吏常清又戰於都亭驛不勝退守宣仁門又敗乃從提象門入倒樹以礙之至穀水西奔至陝郡遇高仙芝具以賊勢告之恐賊難與爭鋒仙芝遂退守潼關玄宗聞常清敗削其官爵令白衣於仙芝軍効力仙芝令常清監巡左右廂諸軍常清衣皂衣以從事監軍邊令誠每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逗撓奔敗之狀玄宗怒遣令誠齎勅至軍並誅之令誠至潼關引常清於驛南西街宣勅示之常清曰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汚國家旌麾受戮賊手討逆無効死乃甘心初

常清兵敗入關欲馳赴闕庭至渭南有勅令却赴潼關自草表待罪是日臨刑託令誠上之其表曰中使駱奉仙至奉宣口勅恕臣萬死之罪收臣一朝之効令臣却赴陝州隨高仙芝行營負斧纒囚忽焉解縛敗軍之將更許增修臣常清誠權誠喜頓首頓首臣自城陷已來前後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對臣之此來非求苟活實欲陳社稷之計破虎狼之謀冀拜首闕庭吐心陛下論逆胡之兵勢陳計捍之別謀將酬萬死之恩以報一生之寵豈料長安日遠謁見無由由谷關遙陳情不暇臣讀春秋見狼臙稱未獲死所臣今獲矣昨者與羯胡接戰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將之兵皆是烏合之徒素未訓習率周南市人之衆當漁陽突騎之師尚猶殺敵塞路血流滿野臣欲挺身刃下死節軍前恐長逆胡之威以挫王師之勢是以馳御就日將命歸天一期陛下斬臣於都市之下以誡諸將二期陛下問臣以逆賊之勢將誠諸軍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許臣竭露臣今將死

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後誑妄爲辭陛下或以臣欲盡所忠肝
膽見察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則冀社稷復安逆
胡敗覆臣之所願畢矣仰天飲鴆向日封章即爲屍諫之臣死作
聖朝之鬼若使歿而有知必結草軍前迴風陣上引王師之旗鼓
平寇賊之戈鋌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無任永辭聖代悲戀
之至常清旣刑陳其尸於蘧蔭上仙芝歸至廳令誠索陌刀手百
餘人隨而從之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遂至常清所刑處仙
芝曰我退罪也死不辭然以我爲減截兵糧及賜物等則誣我也
謂令誠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豈不知乎其召募兵排
列在外素愛仙芝仙芝呼謂之曰我於京中召兒郎輩雖得少
許物裝束亦未能足方與君輩破賊然後取高官重賞不謂賊勢
憑陵引軍至此亦欲固守潼關故也我若實有此君輩即言實我
若實無之君輩當言枉兵齊呼曰枉其聲殷地仙芝又目常清之
尸謂之曰封二子從微至著我則引拔子爲我判官俄又代我爲

節度使今日又與子同死於此豈命也夫遂斬之

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稱姓因以爲氏祖沮左清道率父道元安西副都護世居安西翰家富於財倜儻任俠好然諾縱蒲酒年四十遭父喪三年客居京師爲長安尉不禮慨然發憤折節杖劍之河西初事節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經略三軍無不震懼後節度使王忠嗣補爲衙將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踈財重氣士多歸之忠嗣以爲大斗軍副使嘗使翰討吐蕃于新城有同列爲副者見翰禮倨不爲用翰怒搃殺之軍中股慄遷左衛郎將後吐蕃寇邊翰拒之于苦拔海其衆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其鋒擊之三行皆敗無不摧靡由是知名天寶六載擢授右武衛員外將軍充隴右節度副使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即率部衆至積石軍獲取之共呼爲吐蕃麥莊前後無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難德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

於城中率驍勇馳擊殺之略盡餘或挺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翰
有家奴曰左車年十五六亦有志力翰善使槍追賊及之以槍搭
其肩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尺而墮無不死
者左車輒下馬斬首率以爲常其冬玄宗在華清宮王忠嗣被劾
勅召翰至與語悅之遂以爲鴻臚卿兼西平郡太守攝御史中丞
代忠嗣爲隴右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仍極言救忠嗣
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而前言詞慷慨聲淚俱下帝感而寬之
貶忠嗣爲漢陽太守朝廷義而壯之明年築神威軍於青海上
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有白龍見遂名爲應龍
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吐蕃保石堡城路遠而險久不拔八載
以朔方河東群牧十萬衆委翰摠統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將高秀
巖張守瑜進攻不旬日而拔之上錄其功拜特進鴻臚卿外卿與
一子五品官賜物千匹莊宅各一所加攝御史大夫十一載加開
府儀同三司翰素與祿山思順不協上母和解之爲兄弟其冬祿

山思順翰並來朝上使內侍高力士及中貴人於京城東駙馬崔
惠童池亭宴會翰母尉遲氏于闐之族也祿山以思順惡翰嘗銜
之至是忽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
族類同何不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
本也敢不盡心焉祿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如此
耶翰欲應之高力士目翰翰遂止十二載進封涼國公食實封三
百戶加河西節度使尋封西平郡王時楊國忠有隙於祿山頻奏
其反狀故厚賞翰以親結之十三載拜太子太保更加實封三百
戶又兼御史大夫翰好飲酒頗恣聲色至土門軍入浴室講風疾
絕倒良久乃蘇因入京廢疾于家及安祿山反上以封常清高仙
芝喪敗召翰入拜爲皇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以田良丘爲御史中
丞充行軍司馬以王思禮鉗耳大福李承光蘇法鼎管崇嗣及蕃
將火拔歸仁李武定渾萼契苾寧等爲裨將河隴朔方兵及蕃
兵與高仙芝舊卒共二十萬拒賊於潼關上御勤政樓勞遣之百

寮出餞于郊十五載加翰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翰至潼關或勸翰曰祿山阻兵以誅楊國忠爲名公若留兵三萬守關悉以精銳迴誅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爲何如翰心許之未發有客洩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關兵衆雖盛而無後殿萬一不利京師得無恐乎請選監牧小兒三千人訓練於苑中詔從之遂遣劔南軍將李福劉光庭分統焉又奏召募一萬人屯於灊上令其腹心杜乾運將之翰慮爲所圖乃上表請乾運兵隸於潼關遂召乾運赴潼關計事因斬之自是翰心不自安又素有風疾至是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於行軍司馬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斷教令不一頗無部伍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人無闕志先是翰數奏祿山雖竊河朔而不得人心請持重以弊之彼自離心因而剪滅之可不傷兵擒茲寇矣賊將崔乾祐於陝郡潛鋒蓄銳而覘者奏云賊殊無備上然之命悉衆速討之翰奏曰賊旣始爲兇逆祿山久習用兵必不肯無

備是陰計也且賊兵遠來利在速戰今王師自戰其地利在堅守不利輕出若輕出關是入其筭乞更觀事勢揚國忠恐其謀已屢奏但出之上久處太平不練軍事旣爲國忠眩惑中使相繼督責翰不得已引師出關六月四日次干靈寶縣之西原八日與賊交戰官軍南迫險峭北臨黃河崔乾祐以數千人先據險要翰及良丘等浮舩中流以觀進退謂乾祐兵少輕之遂促將士令進爭路擁塞無復隊伍午後東風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縱火焚之煙焰亘天將士掩面開目不得因爲兇徒所乘王師自相排擠墜于河其後者見前軍陷敗悉潰填委于河死者數萬人號叫之聲振天地縛器械以槍爲楫投北岸十不存一二軍旣敗翰與數百騎馳而西歸爲火拔歸仁執降於賊祿山謂之曰汝常輕我今日如何翰懼俯伏稱肉眼不識陛下遂至於此陛下爲撥亂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臧在南陽但留臣臣以尺書招之不日平矣祿山大喜遂僞署翰司空作書招光弼等諸將報書

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諧遂閉翰於苑中潛殺之翰之守潼關也主天下兵權肆志報怨誣奏戶部尚書安思順與祿山潛通僞令人爲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以獻其年三月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並坐誅徙其家屬于嶺外天下冤之

史臣曰大盜作梗祿山亂常詞雖欲誅國忠志則謀危社稷于時承平日久金革道消封常清高仙芝相次率不教之兵募市人之衆以元兇寇失律喪師哥舒翰廢疾于家起專兵柄二十萬衆拒賊關門軍中之務不親委任又非其所及遇羯賊旋致敗亡天子以之播遷自身以之拘執此皆命帥而不得其人也禮曰大夫死衆又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翰受署賊庭苟延視息忠義之道即可知也豈不愧於顏杲卿乎抑又聞之古之命將者推轂而謂之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觀楊國忠之奏事邊令誠之護戎又掣肘於軍政者也未可偏責三帥不尤伊人後之君子得不深鑑

贊曰羯賊犯順戎車啓行委任失所封高敗亡虔劉圻甸僭竊衣

三十五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四
蒙醜哉舒翰不能死王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四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五

劉

昀

等

宇文融

韋堅

楊慎矜

王鉷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禮部尚書平昌公弼之玄孫也祖節貞觀中爲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時江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於節節遂奏之太宗大悅賜絹二百匹仍勞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永徽初累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代于志寧爲侍中坐房遺愛事配流桂州而卒父嶠萊州長史融開元初累轉富平主簿明辯有吏幹源乾曜孟溫相次爲京兆尹皆厚禮之俄拜監察御史時天下戶口逃亡免役多僞濫朝廷深以爲患融乃陳便宜奏請檢察僞濫搜括逃戶玄宗納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無幾獲僞濫及諸免役甚衆特加朝散大夫再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於是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檢括田疇招攜戶口其新附客戶則免其六

年賦調但輕稅入官議者頗以爲擾人不便陽翟尉皇甫憬上疏
曰臣聞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夫千計亦有一得且無益之事繁
則不急之務衆不急之務衆則數役數役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
矣是以太上務德以靜爲本其次化之以安爲上但責其疆界嚴
之隄防山水之餘卽爲見地何必聚人阡陌親遣括量故奪農時
遂令受弊又應出使之輩未識大體所由殊不知陛下愛人至深
務以勾剝爲計州縣懼罪據牒卽徭逃亡之家隣保代出隣保不
濟又便更輸急之則都不謀生緩之則慮法交及臣恐逃逸從此
更深至如澄源在源止沸由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寮向逾萬數蠶
食府庫侵害黎人國絕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畜雖其厚稅亦不
可供戶口逃亡莫不由此縱使伊臯申術管晏陳謀豈息茲弊若
以此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南山盡爲粟帛亦恐不足豈括田稅客
能周給也左拾遺楊相如上書咸陳括客爲不便上方委任融侍
中源乾曜及中書舍人陸堅皆贊成其事乃貶瑒爲盈川尉於是

諸道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融旨意務於獲多
皆虛張其數亦有以實戶爲客者歲終徵得客戶錢數百萬融由
是擢拜御史中丞言事者猶稱括客損居人上令集百寮於尚書
省議公卿已下懼融恩勢皆雷同不敢有異詞唯戶部侍郎楊瑒
獨建議以括客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
失無幾瑒出爲外職融乃馳傳巡歷天下事無大小先牒上勸農
使而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撫而後決斷融之所至必招集老
幼宣上恩命百姓感其心至有淚淚稱父母者融使還具奏乃下
制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必在安人方能固本永言理道實獲朕
心思所以康濟黎庶寵綏華夏上副宗廟乾坤之寄下答寓縣貢
獻之勤何嘗不夜分輟寢日旰忘食朕後以眇眇之身當四海之
貴雖則長想遐邇不可家至日見至于宣布政教安緝逋亡言念
再三其勤至矣莫副朕命實用恧焉當展永懷靜言厥緒豈人
侑自久招諭不還上情靡通于下衆心罔達於上求之明發想見

其人當屬括地使宇文融謁見于延英殿朕以人必土著因議逃亡嘉其忠讜堪任以事乃授其田戶紀綱兼委之郡縣釐革便令充使奉以安人遂能恤我黎元克將朕命發自夏首來於歲終巡按所及歸首百萬仍聞宣制之日老幼欣躍惟令是從多淚淚以感朕心咸吐誠以荷王命猶恐朕之薄德未孚于人撫字安存更重良筭遂命百司長吏方州岳牧會議都堂廣徵異見群詞盈於札翰環省彌于旬日庶廣朕意豈以爲勞稽衆考言謂斯折衷欲人必信期於令行凡爾司存勉以遵守夫食爲人天富而後教經教彝體刑哲至言故平糴行於昔王義倉加於近代所以存九年之蓄收上中之斂穰賤則農不傷財災饉則時無菜色救人活國其利博哉今涿戶大來王田載理教庾之務寤寐所懷其客戶所稅錢宜均充所在常平倉用仍許預付價直任粟麥兼貯并舊常平錢粟並委本道判官勾當處置使斂散及時務以矜恤且分災恤患州黨之常情損餘濟闕親隣之善良故木鐸云徇里胥均

功夜績相從齊俗以贍今陽和布澤丁壯就田言念鰥寡事資拯
助宜委使司與州縣商量勸作農社貧富相恤耕耘以時仍每至
雨澤之後種穫忙月州縣常務一切停減使趨時急於備寇尺璧
賤於寸陰是則天無虛施人無遺力又政在經遠功惟久著今逃
亡初復居業未康循逃戶及籍外剩田猶宜勞徠理資存撫其十
道分判官三五年內使就厥功令有終始當道覆屯及須推動並
以委之不須廣差餘使示專其事不擾于人政術有能必行賞罰
其已奏復業歸首勾當州縣每季一申不須挾名致有勞擾其歸
首戶各令新首處與本貫計會年石色役勿欺隱及其兩處徭科
宣布天下使明知朕意中書令張說素惡融之爲人又患其權重
融之所奏多建議爭之融揣其意先事圖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
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詞不可不備也說曰此狗鼠輩
焉能爲事融尋兼戶部侍郎從東封還又密陳意見分吏部爲
十銓典選事所奏又爲說所抑融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連名劾

說廷奏其狀說由是罷知政事融恐說復用爲己患數譖毀之上
惡其朋黨尋出融爲魏州刺史俄轉汴州刺史又上表請用禹貢
九河舊道開稻田以利人并迴易陸運脚錢官收其利雖興役不
息而事多不就十六年復入爲鴻臚卿兼戶部侍郎明年拜黃門
侍郎與裴光庭並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既居相位欲以天下
爲己任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庶令海內無事矣於是薦宋璟爲
右丞相裴耀卿爲戶部侍郎許景先爲工部侍郎甚允朝廷之
望然性躁急多言又引賓客故人晨夕飲譖由是爲時論所譏時
禮部尚書信安王棹爲朔方節度使殿中侍御史李宙驛召將下
獄棹既申訴得理融坐阿黨李宙出爲汝州刺史在相凡百日而
罷裴光庭時兼御史大夫又彈融交遊朋黨及男受賊等事貶昭
州平樂尉在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舉奏融在汴州迴造船
脚隱沒鉅萬給事中馬紹列受深文案其事實融於是配流巖州
地既瘴毒憂恙發疾遂詣廣府將停留未還都督耿仁忠謂融

曰明公負朝廷深譴以至於此更欲犯嚴命淹留他境仁忠見累誠所甘心亦恐朝廷知明公在此必不相容也融遽還卒于路上聞之思其舊恩贈台州刺史

韋堅京兆萬年人父元珪先天中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充州刺史堅姊爲贈惠宣太子妃堅妻又楚國公姜皎女堅妹又爲皇太子妃中外榮盛故早從官敘二十五年爲長安令以幹濟聞與中貴人善探候主意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勾剝財物爭行進奉而致恩顧堅乃以轉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裨國之倉廩歲益鉅萬玄宗以爲能天寶元年三月擢爲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自西漢及隋有運渠自關門西抵長安以通山東租賦奏請於咸陽擁渭水作興成堰截灞澇水傍渭東注至關西永豐倉下與渭合於長安城東九里長樂坡下澇水之上架苑牆東面有望春樓樓下穿廣運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堅預於東京涼宋取小解底船三百隻置於潭側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廣陵郡船即於枳

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即京口綾衫段晉
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綾繡會稽郡船即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
郡船即瑇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力瓷酒器茶金茶鐺
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綠紙筆黃連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膽
翡翠船中皆有米吳郡即三破糯米方文綾凡數十郡駕船人皆
大笠子寬袖衫芒屨如吳楚之製衣先是人間戲唱歌詞云得反丁紇
侖都董反紇都董反也紇囊得侖耶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
殿坐看唱得侖歌至開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云
有寶符在陝州桃林縣古關今尹喜宅發中使求而得之以爲殊
祥改桃林爲靈寶縣及此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以堅爲陝郡太守
鑿成新潭又致揚州銅器翻出此詞廣集兩縣官使婦人唱之言
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耶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
坐看唱得寶歌成甫又作歌詞十首白衣缺胯綠衫錦半臂偏袒
膊紅羅抹額於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和者婦人一百人皆鮮服靚

粧齊聲接影鼓笛胡部以應之餘舩洽進至樓下連檣彌亘數里
觀者山積京城百姓多不識驛馬舩檣竿人人駭視堅跪上諸郡
輕貨又上百牙盤食府縣進奏教坊出樂迭奏玄宗歡悅下詔曰
勅古之善政者貴於足食欲求富國者必先利人朕關輔之間尤
資殷贍比來轉輸未免艱辛故置此潭以通漕運萬代之利一朝
而成將允叶於永圖豈苟求於縱觀其陝郡太守韋堅始終檢校
夙夜勤勞賞以懋功則惟常典宜特與三品仍改授一子三品京官
兼太守判官等並即量與改轉其專知檢校始末不離潭所者并
孔目官及至典選日優與處分仍委韋堅具名錄奏應役人夫等
雖各酬傭直終使役日多並放今年地稅且啓鑿功畢舟楫已通
既涉遠途又能先至永言勸勵稍宜甄獎其押運綱各賜一中上
考準前錄奏舩夫等宜共賜錢二千貫以充宴樂外郡進土物賜
貴戚朝官賜名廣運潭時堅姊故惠宣太子妃亦出寶物供樓
上鋪設進食竟日而罷李林甫以堅姜氏壻甚狎之至是懼其詭

計求進承恩曰深堅又與李適之善益怒之恐入爲相乃與腹心
構成其罪四月進銀青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陝郡太守水陸轉
運使勾當緣河及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使並如故又以判官元
撫豆盧友除監察御史三年正月堅又加兼御史中丞封韋城男
九月拜守刑部尚書奪諸使以楊慎矜代之五載正月望夜堅與
河西節度鴻臚卿皇甫惟明夜遊同過景龍觀道士房爲林甫所
發以堅戚里不合與節將狎暱是構謀規立太子玄宗惑其言遽
貶堅爲縉雲太守惟明爲播川太守尋發使殺惟明於黔中籍其
資財六月又貶堅爲江夏負外別駕又構堅與李適之善貶適之
爲宜春太守七月堅又長流嶺南臨封郡堅弟將作少匠蘭鄠縣
令冰兵部負外郎芝堅男河南府戶曹諒並遠貶至十月使監察
御史羅希奭逐而殺之諸弟及男諒並死堅妻姜氏林甫以其父遭
輕賤特放還本宗倉部負外郎鄭章貶南豐丞殿中侍御史鄭欽
說貶夜郎尉監察御史豆盧友貶富水尉監察御史楊惠貶巴東

尉連累者數十人又勅嗣薛王瑋夷陵郡負外別駕長任其母隨男任女皆新貶巴陵太守盧幼林長流合浦郡肅宗時爲皇太子恐懼上表稱與新婦離絕七載嗣薛王瑋停仍於夜郎郡安置其母亦勒隨男堅貶黜後林甫諷所司發使於江淮東京緣河轉運使恣求堅之罪以聞徹之綱典舡夫溢於牢獄郡縣徵剥不止隣伍盡成裸形死於公府林甫死乃停

楊慎矜隋煬帝玄孫也曾祖隋齊王暕祖正道大業末隋宇文化及至河北爲竇建德所破因與其祖母蕭皇后入于建德軍建德送于突厥處羅可汗牙貞觀初李靖擊破頡利可汗胡酋康蘇蜜以蕭后及正道歸授尚衣奉御父隆禮長安中天官郎中神龍後歷洛梁滑汾懷五州刺史皆以清嚴能檢察人吏絕於欺隱聞景雲中以名犯玄宗上字改爲崇禮開元初擢爲太府少卿雖錢帛无物丈尺閒皆躬自省閱時議以爲前後爲太府者無與爲比擢拜太府卿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弘農郡公在職二十年公清如

二十一年九十餘授戶部尚書致仕時太平且久御府財物山積以爲經楊卿者無不精好每歲勾剥省便出錢數百萬貫慎矜沉毅有財幹任氣尚朋執初爲汝陽令有能名崇禮罷太府玄宗訪其子堪委其父任者宰臣以慎餘慎矜慎名三人皆勤恪清白有父風而慎矜爲其最因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先爲司農丞除太子舍人監京倉尋丁父憂二十六年服闋累遷侍御史仍知太府出納慎名授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充都台嘉倉出納使甚承恩顧慎矜於諸州納物者有水漬傷破及色下者皆令本州折估錢轉市輕貨州縣徵調不絕於歲月矣在臺數年又專知雜事風格甚高天寶二年遷權判御史中丞充京畿採訪使知太府出納使並如故時右相李林甫握權慎矜以遷拜不由其門懼不敢居其任固讓之因除諫議大夫兼侍御史仍依舊知太府出納以鴻臚少卿蕭諒爲御史中丞諒至臺無所撓讓頗不相能竟出爲陝郡太守林甫以慎矜屈於已復擢爲御史中丞仍充諸

道鑄錢使餘如故時散騎常侍陝郡太守韋堅兼御史中丞爲水陸漕運使權傾宰相侍御史王鉷推堅慎矜引身中立以候望鉷恨之林甫亦憾焉慎矜與鉷父璿中外兄弟鉷即表姪少相狎鉷入臺慎矜爲臺端亦有推引及鉷遷中丞雖與鉷同列每呼爲王鉷鉷恃與林甫善漸不平之五載慎矜遷戶部侍郎中丞使如故林甫見慎矜受主恩心嫉之又知王鉷於慎矜有閒又誘而陷之鉷乃伺其隙以陷之慎矜奪鉷職田背言鉷詆其母氏鉷不堪其辱慎矜性疎快素昵於鉷嘗詰識書於鉷又與還俗僧史敬忠游處敬忠有學業鉷於林甫構成其罪云慎矜是隋家子孫心規克復隋室故畜異書與凶人來往而說國家休咎時天寶六載十一月玄宗在華清宮林甫令人發之玄宗震怒繫之於尚書省詔刑部尚書蕭隱之大理卿李道邃少卿楊琦侍御史楊釗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鞫之又使京兆尹曹古溫往東京收慎矜兄少府少監慎餘弟洛陽令慎名等雜訊之又令溫於汝州捕史敬忠獲之便赴

行在所先令盧鉉收太府少卿張瑄於會昌驛繫而推之瑄不肯
荅辯鉉百端拷訊不得乃令不良枷瑄以手力伴其足以木按其
足間枷其枷柄向前挽其身長校數尺膏細欲絕眼鼻皆血出謂
之驢駒拔枷瑄竟不肯荅又使鉉與御史崔器入城搜慎矜宅無
所得拷其小妻韓珠團乃在豎櫃上作一闇由盛識書等鉉於袖
中出而納之詔以示慎矜慎矜曰他日不見今乃來是命也吾死
矣及溫以敬忠至戲水驛東十餘里使典說之若至溫湯即求首
陳不可得矣去溫湯十餘里敬忠乞紙筆於桑樹下具吐之比見
慎矜敬忠證之慎矜皆引實二十五日詔楊慎矜慎餘慎名並賜
自盡史敬忠決重杖一百鮮于賁范滔並決重杖配流遠郡慎矜
外甥前通事舍人辛景湊決杖配流義陽郡司馬嗣虢王巨與敬
忠相識解官於南賓郡安置太府少卿張瑄決六十長流嶺南臨
封郡亦死於湯所慎矜兄弟并史敬忠莊宅官收以男女配流嶺
南諸郡其張瑄萬俟承暉鮮于賁等準此配流乃使監察御史顏

眞卿送勅至東京殿中侍御史崔寓引眞名令河南法曹張萬頃
宣勅示之眞名見眞矜賜自盡初尚撫膺及聞眞餘及身皆爾遂
止及宣勅了眞名曰今奉聖恩不敢稽留暴剋但以眞姊老年請
作數行書以別之寓揖眞卿眞卿許之眞名神色不變入房中作
書曰拙於謀運不能靜退兄弟并命唯姊尚存老年孤煢何以堪
此書後又數條事又宅中作一板池池中魚一皆放之遂縊而死監
察御史平列齋勅至大理寺眞餘聞死合掌指天而縊初眞矜至
溫湯正食忽見一鬼物長丈餘朱衣冠幘立於門扇後眞矜叱之
良久不滅以熱羹投之乃滅無何下獄死兄弟甚友愛事寡姊如
母皆偉儀形風韻高朗愛客喜飲籍甚於時眞名嘗臨見眞見其
髮頭面神彩有過於人覆鏡歎惋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有如
此貌如此材而見容當代以期全難矣何不惜我少體弱耶竟如
其言

王鉷太原祁人也祖方翼夏州都督爲時名將生姬瑁珣瑁瑁開

元初並歷中書舍人珣兵部侍郎秘書監銑即璿之薛子開元十年爲鄆縣尉京兆尹稻田判官二十四年再遷監察御史二十九年累除戶部員外郎常兼侍御史天寶二年充京和市和糴使遷戶部郎中三載長安令柳升以賄敗初韓朝宗爲京兆尹引升爲京令朝宗又於終南山下爲苟家菴買山居欲以避世亂玄宗怒勅銑推之朝宗自高平太守貶爲吳興別駕又加銑長春宮使四載加勾戶口色役使又遷御史中丞兼充京畿採訪使五載又爲京畿關內道黜陟使又兼充關內採訪使時右相李林甫護前用事志謀不利於東儲以除不附己者而銑有吏幹倚之轉深以爲己用旣爲戶口色役使時有勅給百姓一年復銑即奏徵其腳錢廣張其數又市輕貨乃甚於不放輸納物者有浸漬折估皆下本郡徵納又勅本郡高戶爲租庸脚貴破其家產彌年不了忍行割剥以媚於時人用嗟怨古制天子六宮皆有品秩高下其俸物因有等差唐法公於周隋妃嬪宮官位有尊卑亦隨其品而給授以供

衣服鈿粉之費以奉於宸極玄宗在位多載妃御承恩多賞賜不欲頻於左右藏取之鈿探旨意歲進錢寶百億萬便貯於內庫以恣主恩錫賚鈿云此是常年額外物非征稅物玄宗以爲鈿有富國之術利於王用益厚待之丁嬀母憂起復舊職使如故七載又加檢察內作事遷戶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八載兼充開廐使及苑內營田五坊宮苑等使隴右群牧都使支度營田使餘並如故太白山人李渾於金星洞蕭仙人見老人云有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玄宗令鈿入山洞求而得之因上尊號加鈿銀青光祿大夫都知摠監及裁接等使九載五月兼京兆尹使並如故鈿威權轉盛兼二十餘使近宅爲使院文案堆積胥吏求押一字即累日不遂中使賜遺不絕於門雖晉公林甫亦畏避之林甫子岫爲將作監供奉禁中鈿子準衛尉少卿亦鬪鷄供奉每謔岫岫常下之萬年尉韋黃裳長安尉賈季隣常於廳事貯錢數百繩名倡珍饌常有備擬以候準所適又於宅側自有追歡之所鈿

與弟戶部郎中鐸召術士任海川遊其門問其相命言有王否海川震懼潛匿不出鉗懼洩其事令逐之至馮翊郡得誣以他事杖殺之定安公主男韋會任王府司馬聞之詰於私庭乃被侍兒說於傭保者或有憾於會告於鉗鉗遣賈季隣收於長安獄入夜縊之明辰載屍還其家會皇堂外甥同產兄王繇尚永穆公主而惕息不敢言十載封太原縣公又兼殿中監十一載四月鐸與故鵠臚少卿邢璣子緯情密累年緯潛構逆謀引右龍武軍萬騎刻取十一月殺龍武將軍因燒諸城門及市分數百人殺楊國忠及右相李林甫左相陳希烈等先期二日事發玄宗臨朝召鉗上於玉案前過狀與鉗鉗好弈某緯善某鉗因鐸與之交故至是意鐸在緯處金城坊密召之日晏始令捕賊官捕之萬年尉薛榮先長安尉賈季隣等捕之逢鐸於化度寺門季隣爲鉗所引用爲赤尉鐸謂之曰我與邢緯故舊緯今反恐事急妄相引請足下勿受其言榮先等至緯門緯等十餘人持弓刀突出榮先等遂與格鬪

季隣以鐸語白鉞鉞謂之曰我弟何得與之有謀乎鉞與國忠共討逐緯緯下人曰勿損大夫下人國忠爲劔南節度使有隨身官以白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須更驃騎大將軍內侍高力士領飛龍小兒甲騎四百人討之緯爲亂兵所斬擒其黨善射人韋瑤等以獻國忠以白玄宗玄宗以鉞委任深必不與之知情鉞與鐸別生嫉其富貴故欲陷鉞耳遂特原鐸不問然意欲鉞請罪之上密令國忠諷之國忠不敢洩上意諷鉞曰且主上眷大夫深今日大夫須割慈存門戶但抗疏請罪郎中郎中亦未必至極刑大夫必存何如併命鉞俛首久曰小弟先人餘愛平昔頻有處分義不欲捨之而謀存乃進狀十二日鉞入朝左相陳希烈言語侵之鉞恨之憤訴言氣頗高鉞朝迴於中書侍郎廳修表令人進狀門司已不納矣須臾勅希烈推之鉞以表示宰相林甫曰大夫後之矣遂不許追鐸至國忠問大夫知否鐸未及應侍御史裴冕恐鐸引之冕叱詈之曰足下爲臣不忠爲弟不義聖上以大夫之故以足

下爲戶部郎中又加五品恩亦厚矣大夫豈知緯事乎國忠愕然
謂鐸曰實知即不可隱不知亦不可妄引鐸方曰七兄不知季隣
證其罪及日暮奏之鐸決杖死於朝堂賜鐸自盡於三衛尉明日
移於資聖寺廊下裴冕言於國忠令歸宅權斂之又請令妻女送
墓所國忠義而許之令鉞判官齊竒營護之男隼除名長流嶺南
承化郡僞長流珠崖郡至故驛殺之妻薛氏及在室女並流初鉞與
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楊慎矜親且情厚頗爲汲引及貴盛爭權鉞
附於李林甫爲所誘陷慎矜家經五年而鉞至赤族豈天道歟
史臣曰夫姦佞之輩惟事悅人聚斂之臣無非害物賈禍招怨敗
國喪身罕不由斯道也君人者中智已降亦心緣利動言爲甘聞
志雖慕於聖明情不勝於嗜欲徒有賢佐無如之何所以禮經戒
其勿畜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鉞皆開元之倖人也或以括戶取
媚或以漕運承恩或以聚貨得權或以剝下獲寵負勢自用人莫
敢違張說李林甫手握大權承主恩顧尚遭凌擯以身下之他人

即可知也然天道惡盈器滿則覆終雖不令其弊已多良可痛也
宋璟裴耀卿許景先獲居重任因融薦之此亦有鳳之一毛也玄
宗以聖哲之姿處高明之位未免此累或承之羞後之帝王得不
深鑑

賛曰財能域人聚則民散如何帝王志求餘羨融堅矜錡因利乘
便以徼寵榮宜招後患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五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蘇之勤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六

劉

昉

等修

李林甫

林甫字岫壘

楊國忠

忠字暄拙

張暉

王琚

王毛仲等

李林甫高祖從父弟長平王叔良之孫叔良生孝斌官至原州長史孝斌生思誨官至揚府參軍思誨即林甫之父也林甫善音律初爲千牛直長其舅楚國公姜皎深愛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時源乾曜爲侍中乾曜姪孫光乘姜皎妹壻乾曜與之親乾曜之男絜白其父曰李林甫求爲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數日除諭德哥奴林甫小字累遷國子司業十四年宇文融爲御史中丞引之同列因拜御史中丞歷刑吏二侍郎時武惠妃愛傾後宮二子壽王盛王以母愛特見寵異太子瑛益疎薄林甫多與中貴人善乃因中官于惠妃云願保護壽王惠妃德之初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詭譎有材略與林甫

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銜哀祈於力士請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玄宗使中書令蕭嵩擇相嵩久之以右丞韓休對玄宗然之乃令草詔力士遽漏於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與嵩不和乃薦林甫堪爲宰相惠妃陰助之因拜黃門侍郎玄宗眷遇益深二十三年以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爲侍中中書侍郎平章事張九齡爲中書令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並加銀青光祿大夫林甫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歷清列爲時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結託伺上動靜皆預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而猜忌陰中人不見於詞色朝廷受主恩顧不由其門則構成其罪與之善者雖廝養下士盡至榮寵尋歷戶兵二尚書知政事如故尋又以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琚皆以母失愛而有怨言駙馬都尉楊洄白惠妃玄宗怒謀於宰臣將罪之九齡曰陛下三箇成人兒不可得太子國本長在宮中受陛下義方人未見過陛下奈何以喜怒間忍欲廢之臣不

敢奉詔玄宗不悅林甫惘然而退初無言既而謂中貴人曰家事何須謀及於人時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在嶺南有政能玄宗加實封九齡又奏曰邊將訓兵秣馬儲蓄軍實常務耳陛下賞之可也欲賜實賦恐未得宜惟聖慮思之帝默然林甫以其言告仙客仙客翌日見上泣讓官爵玄宗欲行實封之命兼爲尚書九齡執奏如初帝變色曰事摠由卿九齡頓首曰陛下使臣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合盡言違忤聖情合當萬死玄宗曰卿以仙客無門籍耶卿有何門閥九齡對曰臣荒微賤仙客中華之士然陛下擢臣踐臺閣掌綸誥仙客本河隄一使典目不識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林甫退而言曰但有材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玄宗滋不悅九齡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善挺之初娶妻出之妻乃嫁蔚州刺史王元琰時元琰坐賊詔三司使推之挺之救免其罪玄宗察之謂九齡曰王元琰不無賊罪嚴挺之囑託所由輩有顏面九齡曰此挺之前妻今已婚崔氏不合有情玄宗曰卿不知雖離之

亦却有私立宗籍前事以九齡有黨與裴耀卿俱罷知政事拜左
右丞相出挺之爲洛州刺史元琰派于嶺外即日林甫代九齡爲
中書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拜牛仙客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知門下省事監察御史周子諒言仙客非宰相器立宗怒而殺
之林甫言子諒本九齡引用乃貶九齡爲荊州長史立宗終用林
甫之言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爲庶人太子妃兄駙馬都尉薛
鏞長流灤州死於故驛人謂之三庶聞者冤之其月佞媚者言有
烏鵲巢於大理獄戶天下幾致刑措立宗推功元輔封林甫晉國
公仙客誦國公其冬惠妃病三庶人爲祟而薨儲宮虛位立宗未
定所立林甫曰壽王年已成長儲位攸宜立宗曰忠王仁孝年又
居長當守器東宮乃立爲皇太子自是林甫懼巧求陰事以傾太
子林甫旣秉樞衡兼領隴右河西節度又加吏部尚書天寶改易
官名爲右相停知節度事加光祿大夫遷尚書左僕射六載加開
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三百戶而恩渥彌深凡御府膳羞遠方珍味

中人宣賜道路相望與宰相李適之雖同宗屬而適之輕率嘗與
林甫同論時政多失大體由是主恩益疎以至罷免黃門侍郎陳
希烈性便佞嘗曲事林甫適之既罷乃引希烈同知政事林甫久
典樞衡天下威權並歸於已台司機務希烈不敢參議但唯諾而
已每有奏請必先賂遺左右伺察上言以固恩寵上在位多載倦
於萬機恒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故杜
絕逆耳之言恣行宴樂祗席無別不以爲恥由林甫之贊成也林
甫京城邸第田園水磧利盡上腴城東有薛王別墅林亭幽邃甲
於都邑特以賜之及女樂二部天下珍玩前後賜與不可勝紀宰
相用事之盛開元已來未有其比然每事過慎條理衆務增修綱
紀中外遷除皆有恒度而耽寵固權已自封植朝望稍著必陰計
中傷之初韋堅登朝以堅皇太子妃兄引居要職示結恩信實曷
傾之乃潛令御史中丞楊慎矜陰伺堅隙會正月望夜皇太子出
遊與堅相見慎矜知之奏上上大怒以爲不軌黜堅免太子妃韋

氏林甫因是奏李適之與堅昵狎及裴寬韓朝宗並曲附適之上以爲然賜堅自盡裴韓皆坐之斥逐後楊慎矜權位漸盛林甫又忌之乃引王鉷爲御史中丞託以心腹鉷希林甫意遂誣罔密奏慎矜左道不法遂族其家楊國忠以椒房之親出入中禁奏請多允乃擢在臺省令按刑獄會皇太子良娣杜氏父有隣與子壻柳勣不叶勣飛書告有隣不法引李邕爲證詔王鉷與國忠按問鉷與國忠附會林甫奏之於是賜有隣自盡出良娣爲庶人李邕裴敦復枝黨數人並坐極法林甫之苞藏安忍皆此類也林甫自以始謀不佐皇太子慮爲後患故屢起大獄以危之賴太子重慎無過派言不入林甫嘗令濟陽別駕魏林告隴右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林甫往往任朔州刺史忠嗣時爲河東節度自云與忠王同養宮中情意相得欲擁兵以佐太子玄宗聞之曰我兒在內何路與外人交通此妄也然忠嗣亦左授漢陽太守公戰咸寧太府趙奉章告林甫罪狀二十餘條告未上林甫知之諷御史臺逮捕以爲妖言

重杖決殺十載林甫兼領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俄兼單于副大都護十一載以朔方副使李獻忠叛讓節度舉安思順自代國家武德貞觀已來蕃將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專委大將之任多以重臣領使以制之開元中張嘉貞王峻張說蕭嵩杜暹皆以節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將入相之源嘗奏曰文士爲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俊蕃人蕃人善戰有勇寒族即無黨援帝以爲然乃用思順代林甫領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專任大將林甫利其不識文字無入相由然而祿山竟爲亂階由專得大將之任故也林甫恃其早達輿馬被服頗極鮮華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闡茸者代爲題尺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迫判語有用杖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狀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麀之慶客視之掩口初楊國忠登朝林甫以微才不之忌及

位至中司權傾朝列林甫始惡之時國忠兼領劍南節度會南蠻
寇邊林甫請國忠赴鎮帝雖依奏然待國忠方渥有詩送行句末
言入相之意又曰卿止到蜀郡處置軍事屈指相待卿林甫心尤不
悅林甫時已寢疾其年十月扶疾從幸華清宮數日增劇巫言一
見聖人差減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勅林甫出於庭中上登降聖
閣遙視舉紅巾招慰之林甫不能興使人代拜於席翌日國忠自
蜀還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垂涕託以後事尋卒贈太尉揚州大
都督給班劍西園秘器諸子以吉儀護柩還京師發喪於平康坊
之第林甫晚年溺於聲妓姬侍盈房自以結怨於人常憂刺客竊
發重扃複壁絡板礎石一夕屢徙雖家人不之知有子二十五人女
二十五人岫爲將作監岬爲司諸郎中嶼爲太常少卿子壻張博
濟爲鴻臚少卿鄭平爲戶部員外郎杜位爲右補闕齊宣爲諫議
大夫元撫爲京兆府戶曹初林甫嘗夢一白哲多鬚長丈夫逼已
接之不能去旣寤言曰此形狀類裴寬寬謀代我故也時寬爲戶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故因李適之黨斥逐之是時楊國忠始爲金吾曹參軍至是不十年林甫卒國忠言代其任其形狀亦類寬焉國忠素憾林甫旣得志誣奏林甫與蕃將阿布思同構逆謀誘林甫親族間素不悅者爲之證詔奪林甫官爵廢爲庶人岫愕諸子並謫於嶺表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嘗以愛憎見於容色自處台衡動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調無仕進之門所以秉鈞二十一年朝野側目憚其威權及國忠誣構天下以爲寃

楊國忠本名金蒲州永樂人也父珣以國忠貴贈兵部尚書則天朝幸臣張易之即國忠之舅也國忠無學術拘檢能飲酒蒲博無行爲宗黨所鄙乃發憤從軍事蜀帥以屯優當遷益州長史張寬惡其爲人因事笞之竟以屯優授新都尉稍遷金吾衛兵曹參軍太真妃即國忠從姐妹也天寶初太真有寵劔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國忠爲賓佐旣而擢授監察御史去就輕率驟履清貴朝士指目嗤之時李林甫將不利於皇太子倚撫陰事以傾之侍御史

楊慎矜承望風言誣太子妃兄韋堅與皇甫惟明私謁太子以國忠怙寵敢言援之爲黨以按其事京兆府法曹吉溫舞文巧詆爲國忠爪牙之用因深責堅獄堅及太子良娣杜氏親屬柳勣杜昆吾等痛繩其罪以樹威權於京城別置推院自是連歲大獄追捕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國忠發之林甫方深阻保位國忠凡所奏劾涉疑似於太子者林甫雖不明言以指導之皆林甫所使國忠乘而爲邪得以肆意上春秋高意有所愛惡國忠探知其情動契所欲驟遷檢校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監水陸運及司農出納錢物內中市買召募劔南健兒等使以稱職遷度支郎中不暮年兼領十五餘使轉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是歲貴妃姊虢國韓國秦國三夫人同日拜命兄錡拜鴻臚卿八載玄宗召公卿百寮觀左藏庫喜其貨幣山積而賜國忠金紫兼權太府卿事國忠旣專錢穀之任出入禁中日加親幸初楊慎矜希林甫旨引王鉷爲御史中丞同構大獄以傾東宮旣帝意不迴慎矜稍避事防

患因與鉞有隙鉞乃附國忠奏誣慎矜誅其昆仲繇是權傾內外公卿惕息吉溫爲國忠陳移奪執政之策國忠用其謀尋兼兵部侍郎京兆尹蕭昇御史中丞宋渾皆林甫所親善國忠皆誣奏譴逐林甫不能救王鉞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恩寵侔於國忠而位望居其右國忠忌其與己分權會邢綽事泄乃陷鉞兄弟誅之因代鉞爲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乃窮責邢綽獄令引林甫交私鉞鐸與阿布思事狀而陳希烈哥舒翰附會國忠證成其狀上由是疎薄林甫南蠻質子閤羅鳳亡歸不獲帝怒甚欲討之國忠薦閬州人鮮于仲通爲益州長史令率精兵八萬討南蠻與羅鳳戰于瀘南全軍陷沒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仍令仲通上表請國忠兼領益部十載國忠權知蜀郡都督府長史元劒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仍薦仲通代己爲京兆尹國忠又使司馬李宓率師七萬再討南蠻宓渡瀘水爲蠻所誘至和城不戰而敗李宓死于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

軍其徵發皆中國利兵然於土風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傷
饋餉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舉二十萬衆棄之死地隻輪不還
人銜冤毒無敢言者國忠尋兼山南西道採訪使十一載南蠻侵
蜀蜀人請國忠赴鎮林甫亦奏遣之將辭兩泣懇陳必爲林甫所
排帝憐之不數月召還會林甫卒遂代爲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
殿大學士太清太微宮使判度支劔南節度山南西道採訪兩京
出納租庸鑄錢等使並如故國忠本性踈躁強力有口辯旣以便
佞得宰相剖決機務居之不疑立朝之際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
下皆頤指氣使無不驚懾故事宰相居台輔之地以元功盛德居
之不務威權出入騎從簡易自林甫承恩顧年深每出車騎滿街
節將侍郎有所關白皆趨走辟易有同案吏舊例宰相午後六刻
始出歸第林甫奏太平無事以已時還第機務填委皆決於私家
主書吳珣持籍就左相陳希烈之第希烈引籍署名都無可否國
忠代之亦如前政國忠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又專判

度支吏部三銓事務鞅掌但署一字猶不能盡皆責成胥吏賄賂
公行國忠旣以宰臣典選奏請銓日便定留放不用長名先天已
前諸司官知政事午後歸本司決事兵部尚書侍郎亦分銓注擬
開元已後宰臣數少始崇其任不歸本司故事吏部三銓三注三
唱自春及夏才終其事國忠使胥吏於私第暗定官負集百寮於
尚書省對注唱一日令畢以誇神速資格差謬無復倫序明年注
擬又於私第大集選人令諸女弟垂簾觀之笑語之聲朗聞於外
故事注官訖過門下侍中給事中國忠注官時呼左相陳希烈於
座隅給事中在列曰旣對注擬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韋見素張
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屏樹之間旣退國忠
謂諸妹曰兩貢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對大噓其所昵京兆尹鮮于
仲通中書舍人竇華侍御史鄭昂諷選人於省門立碑以頌國
忠銓綜之能貴妃姊虢國夫人國忠與之私於宣義里構連甲第
土木被綈繡棟宇之盛兩都莫比晝會夜集無復禮度有時與號

國並轡入朝揮鞭走馬以爲諸譖衢路觀之無不駭歎玄宗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國忠山第在宮東門之南與虢國相對韓國秦國薨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宴樂每扈從驪山五家合隊國忠以劍南幢節引於前出有餞路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闌侍歌兒相望于道進封衛國公食實封三百戶俄拜司空時安祿山恩寵特深摠握兵柄國忠知其跋扈終不出其下將圖之屢於上前言其悖逆之狀上不之信是時祿山已專制河北聚幽并勁騎陰圖逆節動未有名伺上千秋萬歲之後方圖叛換及見國忠用事慮不利於己祿山遙領內外閑廐使遂以兵部侍郎吉溫知留後兼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內伺朝廷動靜國忠使門客蹇昂何盈求祿山陰事圍捕其宅得李岱等使侍御史鄭昂縊殺於御史臺又奏貶吉溫於合浦以激怒祿山幸其搖動內以取信於上竟不之悟由是祿山惶懼遂舉兵以誅國忠爲名玄宗聞河朔變起欲以皇太子監國自欲親征謀於國

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貴妃銜土請命其事乃止及哥舒翰守潼關諸將以函關距京師三伯里利在守險不利出攻國忠以翰持兵未使慮反圖已欲其速戰自中督促之翰不獲已出關及接戰挑林王師奔敗哥舒受擒敗國喪師皆國忠之悞惑也自祿山兵起國忠以身領劔南節制乃布置腹心於梁益閒以圖自全之計六月九日潼關不守十二日凌晨上率龍武將軍陳玄禮左相韋見素京兆尹魏方進國忠與貴妃及親屬擁上出延秋門諸王妃主從之不及慮賊奄至今內侍曹大仙擊鼓于春明門外又焚芻藁之積煙火燭天既渡渭即令斷便橋辰時至咸陽望賢驛官吏駭竄無復儲擬坐宮門大樹下亭午上猶未食有老父獻麪帝令具飯始得食翌日至馬嵬軍士飢而憤怒龍武將軍陳玄禮懼亂先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剥眊庶朝野怨咨以至此耶若不誅之以謝天下何以塞四

悔之怨憤衆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願也會吐蕃和好使在
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揚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擒
國忠斬首以徇是日貴妃既縊韓國虢國二夫人亦爲亂兵所殺
御史大夫魏方進死左相韋見素傷良久兵解陳玄禮等見上謝
罪曰國忠撓敗國經構興禍亂使黎元塗炭乘輿播越此而不誅
患難未已臣等爲社稷大計請矯制之罪帝曰朕識之不明任寄
失所近亦覺悟審其詐倂意欲到蜀肆諸市朝今神明啓卿諧朕
夙志將疇爵賞何至言焉是時祿山雖據河洛其兵鋒東止於梁
宋南不過許鄧李光弼郭子儀統河朔勁卒連收恒定若嶠函固
守兵不妄動則兇逆之勢不討自弊及哥舒翰出師凡不數日乘
輿遷幸朝廷陷沒百寮繫頸妃主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
忠之召禍也國忠子暄晁晞暄爲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尚延和
郡主暄爲鴻臚卿尚萬春公主兄弟各三第於親仁里窮極奢侈
國忠娶蜀倡裴氏女曰裴柔國忠既死柔與虢國夫人皆自剄死

暄死於馬嵬，暄陷賊，被殺。曉走漢中，郡漢中王瑀榜殺之。曉走至陳倉，爲追兵所殺。國忠之黨翰林學士張漸、竇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等，憑國忠之勢，招來賂遺車馬盈門，財貨山積。及國忠敗，皆坐誅，滅其蠲喪王室俱一時之沴氣焉。

張暉，汝州襄城人也。祖德政，武德中鄆州刺史。暉景龍初爲銅鞮令，家本豪富，好賓客，以弋獵自娛。會臨淄王爲潞州別駕，暉潛識英姿，傾身事之。日奉遊處，及樂人趙元禮自山東來，有女美麗，善歌舞。王幸之，止於暉第，生廢太子瑛。唐隆元年六月，王清內難，升爲皇太子。召暉拜宮門大夫，每與諸王姜皎、崔綽、李令問、王守一、薛伯陽在太子左右，以接歡。令問其年，擢拜左臺侍御史。數月遷左御史臺中丞。先天元年，太子即位，帝居武德殿，太平公主有異謀，廣樹朋黨。暉與僕射劉幽求請先爲備。太平聞之，白於睿宗，乃流暉於嶺南。峯州幽求謫於嶺外，及太平之敗，幽求追拜尚書左僕射，兼侍中。暉爲大理卿，封鄧國公，實封三百戶。逾月，又加權。

兼雍州長史其年十二月改元開元以雍州爲京兆府長史爲尹
暉首遷京兆尹入侍宴私出主都政以爲榮寵之極暉亦有應務
才幹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除左羽林大將軍三爲左金
吾大將軍又爲殿中監大僕卿二十年以暉年高加特進子履冰
季良弟晤皆居清列天寶初暉還鄉拜掃特賜錦袍繒綵御賜
詩以寵異之乘傳來往勅郡縣供擬暉鬢髮華皓在輿中弟車馬
連接數里衣冠榮之中使中路追賜藥物至襄城月餘詔還京五
載薨年九十餘贈開府儀同三司其後履冰爲金吾將軍季良殿
中監俱列榮戟時人美之暉壽考善保終始

王琚懷州河內人也叔父隱客則天朝爲鳳閣侍郎琚少孤而聰
敏有才略好玄象合練之學神龍初年二十餘嘗謁駙馬王同皎
同皎甚器之益歡洽言及刺武三思事琚義而許之與周璟張仲
之爲忘年之友及同皎敗琚恐爲吏所捕變姓名詣於江都傭書
於富商家主人後悟其非庸者以女嫁之資給其財經四五年睿

宗登極琚具白主人厚資其行裝乃至長安遇玄宗爲太子監國
爲太平公主所忌思立孱弱以竊威權太子憂危沙門普潤先與
玄宗筮剋清內難加三品食實封常入太子宮琚見之說以天時人
事歷咎可觀普潤白玄宗玄宗異之及琚於吏部選補諸暨主簿
於東宮過謝及殿而行徐視高中官曰殿下在簾下琚曰在外只
聞有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有大功於社稷大孝於君親何
得有此聲玄宗遽召見之琚曰頃韋庶人智識淺短親行弑逆人
心盡搖思立李氏殿下誅之爲易今社稷已安太平則天之女凶狡
無比專思立功朝之大臣多爲其用主上以元妹之愛能忍其過
賤臣淺識爲殿下深憂玄宗命之同榻而坐玄宗曰四哥仁孝
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有違犯不言憂患轉深爲臣爲子計無所
出琚曰天子之孝貴於安宗廟定萬人徵之於昔蓋主漢帝之長
姊帝幼蓋主共養帝於宮中後與上官桀燕王謀害大司馬霍光
不議及君上漢主恐危劉氏以大義去之況殿下功格天地位尊

儲貳太平雖姑臣妾也何敢議之今劉幽求張說郭元振二大臣心輔殿下太平之黨必有移奪安危之計不可立談立宗又曰公有何小藝可隱跡與寡人遊處琚曰飛丹練藥談諧嘲詠堪與優人比肩立宗益喜與之爲友恨相知晚呼爲王十一翌日奏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學士日與諸王及姜皎等侍奉焉獨琚常預祕計踰月又拜太子舍人尋又兼諫議大夫內供奉又贈其父故下邳丞仲友楚州刺史先天元年七月立宗居尊位在武德殿八月擢拜中書侍郎時劉幽求張晔並流於嶺外琚見事迫請早爲之計二年七月三日琚與岐王範薛王業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並預誅逆以鐵騎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譟聲召郭元振升承天樓宣詔下關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頃閒琚等從立宗至樓上誅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常元楷李慈李猷等睿宗遜居百神殿十日拜琚銀青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封趙國公食實封五百戶皎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封楚國公實封

五百戶令問銀青光祿大夫殿中監宋國公實封三百戶毛仲輔
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檢校開府兼知監牧使霍國公實封五
百戶守一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負外置同正貢進封晉國公實
封五百戶琚皎令問並固諱尚書殿中監不上十八日琚皎依舊
官各加實封二百戶通前七百戶累日玄宗諱於內殿賜功臣金
銀器皿各一床雜綵各一千匹綃一千匹列於庭諱慰終夕載之
而歸琚轉見恩顧每延入閣中迄夜方出歸休之日中官至第召
之中官亦使尚宮就琚宅問訊琚母時菓珍味賚之助其甘旨琚
在帷幄之側常參聞大政時人謂之內宰相無有比者又贈其父
魏州刺史或有上說於玄宗曰彼王琚麻嗣宗譎詭縱橫之士可
與鎮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術之士玄宗乃疎之
十一月令御史大夫持節巡天兵北諸軍十二月改年號爲開元
又改官名與蘇頲同爲紫微侍郎二年二月迴未及京便除澤州
刺史削封歷衡柳滑虢沔許潤九州刺史又復其封二十年丁

母憂二十二年起復右庶子兼雋州刺史又改同蒲通鄧蔡五州
刺史天寶後又爲廣平鄴郡二太守性豪侈著勲中朝又實食封
典十五州賞受饋遺下檐帳設皆數千貫玄宗念舊常優容之侍
見二十人皆居寶帳家累三百餘口作造不遵於法式雖居州伯
與佐官胥吏酋豪連榻飲詭或樗蒲藏鈎以爲樂每移一州車馬
填路數里不絕携妓從禽恣爲歡賞垂四十年矣時李邕王弼與
琚皆年齒尊高久在外郡書跡尺題來往有譴謫留落之句右相
林甫以琚等負材使氣陰議除之五載正月琚果爲林甫構成其
罪貶琚江華郡貳外司馬削階封至任未幾林甫使羅希奭重按
之希奭排馬牒至琚懼仰藥竟不能死及希奭至遂自縊而卒
死非其罪人用憐之天寶元年贈太子少保

王毛仲本高麗人也父游擊將軍職事求婁犯事沒官生毛仲因
隸于玄宗性識明悟玄宗爲臨淄王常伏事左右及出兼潞州別
駕又見李宜德趨捷善騎射爲人蒼頭以錢五萬買之景龍三年

冬立宗還長安以三人挾弓矢爲翼初太宗貞觀中擇官戶蕃口中少年驍勇者百人每出遊獵令持弓矢於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韉著畫獸文衫謂之百騎至則天時漸加其人謂之千騎分隸左右羽林營孝和謂之萬騎亦置使以領之立宗在藩邸時常接其豪俊者或賜飲食財帛以此盡歸心焉毛仲亦悟立宗旨待之甚謹立宗益憐其敏惠及四年六月中宗遇弑韋后稱制令韋播高嵩爲羽林將軍令押千騎營榜捶以取威其營長葛福順陳立禮等相與見立宗訴冤會立宗已與劉幽求麻嗣宗薛崇簡等謀舉大計相顧益歡令幽求諷之皆願決死從命及二十日夜立宗入苑中宜德從焉毛仲避之不入乙夜福順等至立宗曰與公等除大逆安社稷各取富貴在於俄頃何以取信福順等請號而行斯須斬韋播韋璿高嵩等頭來立宗舉火視之又召鍾紹京領摠監丁匠刀鋸百人至因斬關而入后及安樂公主等皆爲亂兵所殺其夜少帝以立宗著大勲進封平王以紹京幽求知政事署詔勅

崇簡嗣宗及福順宜德功大者爲將軍次者爲中郎將其時梓宮在殯舉城縞素及明玄宗引新立功者皆衣紫衣緋持滿鐵騎而出傾城聚觀歡慰其犯逆者盡曝屍於城外毛仲數日而歸玄宗不責又超授將軍及玄宗爲皇太子監國因奏改左右萬騎左右營爲龍武軍與左右羽林爲北四門軍以福順等爲將軍以押之龍武官盡功臣受錫賚號爲唐元功臣長安良家子避征徭納資以求隸於其中遂每軍至數千人毛仲專知東宮馳馬鷹狗等坊未逾年已至大將軍階三品矣及先天二年七月毛仲預誅蕭岑等功授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兼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實封五百戶毛仲奉公正直不避權貴兩營萬騎功臣閑廐官吏皆懼其威人不敢犯苑中營田草萊常收率皆豐溢玄宗以爲能開元十四年贈其父秦州刺史毛仲雖有賜莊宅奴婢馳馬錢帛不可勝紀常於閑廐側內宅住每入侍譙賞與諸王姜皎等御幄前連榻而坐玄宗或時不見則悄然如有所失見之則歡

洽連宵有至日晏其妻已邑號國夫人賜妻李氏又爲國夫人每入
內朝謁二夫人同承賜賚生男孩稚已授五品與皇太子同遊故
中官楊恩翦高力士等常避畏之七年進位特進行太僕卿餘並
如故九年持節充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仍以左領軍大總管王
晁與天兵軍節度張說東與幽州節度裴旻先等計會毛仲部統
嚴整群牧孳息遂數倍其初芻粟之類不敢盜竊每歲迴殘常致
數萬斛不三年扈從東封以諸牧馬數萬匹從母色爲一隊望如雲
錦玄宗益喜於岳下以宰相源乾曜張說加左右丞相毛仲加開府
儀同三司自玄宗先天正位後以后父王同皎及姚崇宋璟及毛仲
十五年閒四人至開府又勅張說爲監牧頒以美之十七年從朝五
陵又贈毛仲父益州大都督毛仲益驕嘗求爲兵部尚書玄宗不
悅毛仲怏怏見於詞色又福順子娶毛仲女宜德唐地文等數十
人皆與毛仲善倚之多爲不法中官等妬其全盛逾已專發其罪
尤倨慢之中官高品者毛仲視之蔑如也如卑品者小忤意則挫

辱如己之僮僕力士輩恨入骨髓毛仲承恩遇妻產嘗借苑中亭子納涼玄宗借之中官構之彌甚曰北門奴官太盛豪者皆一心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仲索甲仗於太原軍器監時嚴挺之爲少尹奏之玄宗恐其黨震懼爲亂乃隱其實狀詔曰開府儀同三司兼殿中監霍國公內外閑廐監牧都使王毛仲是惟微細非有功績擢自家臣升于朝位恩寵莫二委任斯崇無消塵之益肆驕盈之志往屬艱難遽茲逃匿念深惟舊義在優容仍荷殊榮蔑聞悛悔在公無竭盡之効居常多怨望之詞迹其深愆合從誅殛恕其庸昧宜從遠貶可瀋州別駕員外置長任差使馳驛領送至任勿許東西及判事左領軍大將軍耿國公葛福順貶壁州員外別駕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貶振州員外別駕右武衛將軍成紀侯李守德貶嚴州員外別駕守德本宜德也立功後改名右威衛將軍王景耀貶黨州員外別駕右威衛將軍高廣濟貶道州員外別駕毛仲男太子僕守貞貶施州司戶太子家令守廉貶溪州

司戶率更令守慶貶鶴州司倉左監門長史守道貶涪州叅軍連累者數十人又詔殺毛仲及永州而縊之其後中官益盛而陳玄禮以淳樸自檢宿衛宮禁志節不衰天寶中玄宗在華清宮乘馬出宮門欲幸號國夫人宅玄禮曰未宣勅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玄宗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逼正月半欲夜遊玄禮奏曰宮外即是曠野須有備預若欲夜遊願歸城闕玄宗又不能違及安祿山反玄禮欲於城中誅楊國忠事不果竟於馬嵬斬之從玄宗入巴蜀迴封蔡國公實封三百戶上元元年八月致仕

史臣曰李林甫以諂佞進身位極台輔不懼盈滿蔽主聰明生既唯務陷人死亦爲人所陷得非彼蒼假手以示禍福者乎楊國忠稟性姦回才薄行穢領四十餘使恣弄威權天子莫見其非群臣由之杜口致祿山叛逆鑿輅播遷梟首覆宗莫救艱步以玄宗之睿哲而惑於二人者蓋巧言令色先意承旨財利誘之迷而不悟也開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國忠而亂與夫齊桓任管仲隰

朋幸緊貂易牙亦何異哉書曰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
國孔子曰佞人殆誠哉是言也張暉王琚王毛仲皆鄧通閹孺之
流也琚有締構之功過多僭侈死於非罪亦可惜之

贊曰天啓亂階甫忠當國蔽主聰明秉心謹慝暉問二王亦承恩
德吁哉僭踰不知紀極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六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蘇之勤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七

劉昫

靖德太子琮

庶人瑛

皇太子亨

棣王瑑

庶人瑤

靖恭太子琬

庶人瑒

夏悼王

儀王璡

穎王璡

懷哀王敏

永王璘

壽王瑁

延王玢

盛王琦

濟王環

信王瑄

義王珣

陳王珪

豐王珙

亘王瑱

涼王璿

汴哀王瑒

玄宗三十子元獻楊皇后生肅宗劉華妃生奉天皇帝琮靖恭太子琬儀王璡趙麗妃生廢太子瑛錢妃生棣王璡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貞順武皇后生夏悼王一懷哀王敏壽王瑁盛王琦高婕妤生穎王璡郭順儀生永王璘柳婕妤生延王玢鍾美人生濟王璡盧美人生信王瑄間才人生義王珣王美人生陳王珪陳美人生豐王珙鄭才人生亘王瑱武賢儀生涼王璿汴哀



王璠餘七王早夭

奉天皇帝琮玄宗長子也本名嗣直景雲元年九月封許昌郡王
先天元年八月進封郾王開元四年正月遙領安西大都護仍充
安撫河東關內隴右諸蕃大使三年改封慶王仍改名潭十五年
遙領涼州都督兼河西諸軍節度大使二十一年加太子太師改
名琮二十四年拜司徒天寶元年兼太原牧十載薨贈靖德太子
葬於渭水之南細柳原仍於啓夏門內置廟祔享焉肅宗元年建
寅月九日詔追冊爲奉天皇帝妃竇氏爲恭應皇后備禮改葬於
華清宮北齊陵以尚書右僕射異國公裴冕爲其使初開元二十
五年太子瑛得罪廢令琮養其子及天寶十一載琮薨以瑛子休
爲嗣慶王除祕書監同正員

廢太子瑛玄宗第二子也本名嗣謙景雲元年九月封具定郡王
先天元年八月進封郢王開元三年正月立爲皇太子七年正月
加元服其年玄宗又令太子詣國子學行齒由之禮仍勅右散騎

常侍褚无量升筵講論學官及文武百官節級加賜十三年改名
鴻納妃薛氏禮畢曲赦京城之內侍講潘肅等並加級改職中書
令蕭嵩親迎特封徐國公二十五年七月改名瑛瑛母趙麗妃本伎
人有才貌善歌舞玄宗在潞州得幸及是雲升儲之後其父元禮
兄常奴擢爲京職開元初皆至大官及武惠妃寵幸麗妃恩乃漸
弛時鄂王瑤母皇甫德儀光王琚母劉才人皆玄宗在臨淄邸以
容色見顧出子朗秀而母加愛焉及惠妃承恩鄂王之母亦漸疎
薄惠妃之子壽王瑁鍾愛非諸子所比瑛於內第與鄂光王等自
謂母氏失職嘗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於楊洴洴希惠妃
之曰規利於己曰求其短譖於惠妃妃泣訴於玄宗以太子結黨
將害於妾母子亦指斥於至尊玄宗惑其言震怒謀於宰相意將
廢黜中書張九齡奏曰陛下纂嗣鴻業將三十年太子已下常不
離深宮日受聖訓今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育不
聞有過陛下奈何以一日之間廢棄三子伏惟陛下思之且太子

國本難於動搖昔晉獻公惑寵嬖之言太子申生憂死國乃大亂
漢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蠱之事將禍及太子遂至城中流血晉
惠帝有賢子爲太子容賈后之譖以至喪亡隋文帝取寵婦之言
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遂失天下由此而論之不可不慎今太子
旣長無過二王又賢臣待罪左右敢不詳悉玄宗默然事且寢其
年駕幸西京以李林甫代張九齡爲中書令希惠妃之言託意於
中貴人楊壽王瑁之美惠妃深德之二十五年四月楊洄又構於惠
妃言瑛兄弟三人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鏞常構異謀玄宗遽召宰相
相壽之林甫曰此蓋陛下家事臣不合叅知玄宗意乃使使中
官宣詔於宮中並廢爲庶人鏞配流俄賜死於城東驛天下之人
不見其過咸惜之其年武惠妃數見三庶人爲祟怖而成疾巫者
祈請彌月不痊而殞瑛有六男儼伸倩倖備衛慶王琮先無子瑛
得罪後玄宗遣鞠之天寶中儼爲新平郡王光祿卿同正員伸爲
平原郡王宗正卿同正員倖爲嗣慶王寶應元年詔雪瑛瑛珣之

罪贈瑛爲皇太子瑤琚復贈爲王

棣王琰玄宗第四子也初名嗣真開元二年十二月封爲鄴王十二年三月改封棣王仍改名洽十五年遥領太原牧太原已北諸軍節度大使二十二年加太子太傅餘如故二十四年改名琰天寶元年六月遥領兼武威郡都督河西隴右經略節度大使先是琰妃韋氏有過琰怒之不敢奏聞乃斥於別室寵二孺人孺人又不相協至十一載孺人乃密求巫者書符置於琰履中以求媚琰與監院中官有隙中官聞其事密奏於玄宗云琰厭魅聖躬玄宗使人掩其履而獲之玄宗大怒引琰詰責之琰頓首謝曰臣之罪合死矣請一言以就鼎鑊然臣與新婦情義絕者二年于茲臣有二孺人又皆爭長臣實不知有符恐此三人所爲也惟三哥辯其罪人及推問之竟孺人也玄宗猶疑琰知情怒未解太子已下皆爲請命囚於鷹鷂坊中絕朝請憂懼而死琰妃即少師韋滔女無子琰死後妃得還其父琰男女繁衍至五十五人天寶中封爲王者三人

撰爲汝南郡王秘書監同正員微爲宜都王衛尉卿同正員雋爲濟南王光祿卿同正員寶應元年五月代宗即位捨琰罪贈其王位鄂王瑤玄宗第五子也初名嗣初開元二年五月封爲鄂王十二年改名溝遙領幽州都督河北道節度大使二十一年四月加太子太保兼幽州都督餘如故二十三年改名瑤二十五年得罪廢寶應元年五月追復

靖恭太子琬玄宗第六子也初名嗣玄宗開元二年三月封爲甄王十二年三月改名湜封爲榮王十五年授京兆牧又遙領隴右節度大使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二十五年改名琬天寶元年六月授單于大都護十四年十一月安祿山反於范陽其月制以琬爲征討元帥高仙芝爲副令仙芝徵河隴兵募屯於陝郡以禦之數日琬薨琬素有雅稱風格秀整時士庶異琬有所成功忽然殂謝遠近咸失望焉贈靖恭太子葬於見子西原琬諸子尤繁衍男女五十八人天寶中封爲郡王者二佩爲濟陰王太僕卿

同正負偕爲北平王國子祭酒同正負

光王琚玄宗第八子也開元十二年封爲光王十五年遷領廣州都督五府經略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光王琚儀王讜穎王璣壽王清延王湫盛王沐信王沔義王漼等十王並授開府儀同三司皇子珪封爲陳王澄封爲翌王德封爲旦王滔封爲汴王陳王已下第四王幼未授官並置府官寮屬其日光儀等十人同於東宮尚書省上詔宰臣及文武百寮送儀注甚盛俄除十五王府元僚並未有府幕同於禮院上亦無精選其時琚兼廣州都督餘如故琚與鄂王瑤皇子中有學問才識同居內宅最相愛狎琚有才力善騎射初封甚善玄宗愛之以母見疎薄嘗有怨言爲人所構得罪人用憐之寶應元年五月追復官爵無子

夏悼王一玄宗第九子也母貞順皇后爲惠妃見寵一生而美秀上鍾愛無比名之爲一開元五年孩孺而薨玄宗追封謚時車駕在東都葬於城南龍門東岑欲宮中舉目見之

儀王璵玄宗第十二子也初名濊開元十三年五月封爲儀王十五年授河南牧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河南牧其年改名璵永泰元年二月薨廢朝三日贈太傅天寶中有子封王者二人供爲鍾陵郡王光祿卿同正員使爲廣陵王國子祭酒同正員

穎王璵玄宗第十三子也讀書有文詞初名湜開元十三年封穎王十五年遙領安東都護平盧軍節度大使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璵安祿山反除蜀郡大都督劍南節度大使楊國忠爲之副玄宗幸蜀令御史大夫魏方進充置頓使先移牒至蜀託以穎王之藩令設儲供玄宗至馬嵬方進被殺乃令璵先赴本郡以蜀郡長史崔圓爲副璵性儉率將渡綿州江登舟見綵綠席爲藉者顧曰此可以爲寢處奈何踐之命撤去璵初奉命之蕃卒遽不遑受節綿州司馬史責進說曰王帝子也且爲節度大使今之藩而不持節單騎徑進人何所瞻請建大槩蒙之油囊爲旌節狀先驅道路足以威衆璵笑曰但爲具王何用假旌節乎將至成都崔

圓近之拜於馬前璫不止之圓頗怒玄宗至璫視事兩月人甚安之爲圓所奏罷居內宅後令宣慰肅宗於彭原遂從歸京師建中四年薨年六十六輟朝三日子伸天寶中封滎陽郡王授衛尉卿同正員

懷哀王敏立宗第十五子也幼而豐秀以母惠妃之寵玄宗特加顧念纔辟開元八年二月薨追封謚權寔於景龍觀天寶十三載改葬京城南以祔其母敬陵也

永王璘玄宗第十六子也母曰郭順儀劍南節度尚書虛己之妹璘數歲失母肅宗收養夜自抱眠之少聰敏好學貌陋視物不正開元十三年三月封爲永王十五年五月遙領荊州大都督二十年七月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璘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范陽十五載六月玄宗幸蜀至漢中郡下詔以璘爲山東南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採訪等使江陵郡大都督餘如故璘七月至襄陽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將數萬人恣情補署江淮租賦山

積於江陵破用鉅億以薛繆李臺卿蔡垧爲謀主因有異志肅宗聞之詔令歸覲于蜀璘不從命十二月擅領舟師東下甲仗五千人趨廣陵以李廣琛渾惟明高仙琦爲將璘生於宮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瑒又勇而有力遇兵權爲左右眩惑遂謀狂悖璘雖有窺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吳郡採訪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報曰寡人上皇天屬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禮絕寮品簡書來往應有常儀今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漢儀隨素一至於斯乃使渾惟明取希言李廣琛取廣陵採訪李成式璘進至當塗希言在丹陽令元景曜閻勣之等以兵拒之身走吳郡李成式使將李承慶拒之先是肅宗以璘不受命先使中官啖廷璠段喬福招討之中官至廣陵成式括得馬數百疋時河北招討判官司虞郎中李銑在廣陵璠等結銑爲兄弟求之將兵銑麾下有一百八十人遂率所領屯于楊子成式使判官評事裴茂以廣陵步卒三千同拒于瓜步洲伊婁球希言將元景曜及成式將李神慶

並以其衆迎降于璘璘又殺丹徒太守閻劭之以徇江左大駭裴
茂至瓜步洲廣張旗幟耀于江津璘與瑒登陴望之竟曰始有懼
色季廣琛召諸將割臂而盟以貳於璘是日渾惟明走于江寧馮
季康康謙投于廣陵之白沙廣琛以步卒六千趨江寧璘使騎追
之廣琛曰我感王恩是以不能決戰逃而歸國若逼我我則不擇
地而迴戰矣使者返報其夕銑等多燃火人執兩炬以疑之隔江
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爲二矣璘軍又以火應之璘懼以官軍悉
濟矣遂以兒女及麾下宵遁遲明不見濟者遂入城具舟楫使襄
城王驅其衆以奔晉陵宵諜曰王走矣於是江北之軍齊進募敢
死士趙倨庫狄岫趙連城等共二十人先鋒遊弈于新豐皆因醉而
寐璘聞官軍之至乃使襄城王高仙琦逆擊之驛騎奔告倨等介
馬而出襄城王已隨而至銑等奔救張翌擊之射中襄城王首瑒
軍遂敗高仙琦等四騎與璘南奔至鄱陽郡司馬陶備閉城拒之
璘怒命焚其城至餘干及大庾嶺將南投嶺外爲江西採訪使皇

甫旣下防禦兵所擒因中矢而薨子瑒等爲亂兵所害肅宗以璘
愛弟隱而不言

壽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也初名清初瑁母武惠妃開元元年見幸
寵傾後宮頻產夏悼王懷哀王上僊公主皆端麗襁褓不育及瑁
之初生讓帝妃元氏請瑁在於邸中收養妃自乳之名爲己子十
餘年在寧邸故封建之事晚於諸王宮中常呼爲十八郎十三年
三月封爲壽王始入宮中十五年遷領益州大都督劍南節度大
使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瑁二十五年惠妃薨葬以后禮
二十九年讓帝薨瑁請制服以報乳養之恩玄宗從之瑁天寶中
有子封爲王者二人徑爲濟陽郡王倬爲廣陽郡王鴻臚卿同正
貲唐法親王食封八百戶有至一千戶公主三百戶長公主加五百
戶有至六百戶高宗朝以沛英豫王太平公主武后所生食逾於
制垂拱中太平至一千二百戶聖曆初皇嗣封爲相王食封與太
平同三千戶長安中壽春王兄弟五人並賜實封三百戶神龍初

相府與太平同至千戶衛王三千戶溫王二千戶成王七百戶壽春王加四百戶通前七百戶嗣雍衡陽臨淄巴陵中山各加二百戶通前五百戶安樂初封二千戶長寧一千五百戶宣城宜城宜安各一千戶相王女爲縣主者各三百戶衛王尋升儲位相府增至七千戶太平至五千戶安樂三千戶長寧二千五百戶宣城已下各二千戶相府太平長寧安樂並以七千爲限雖水旱亦不破損免以正租庸充數唐隆元年遺制以嗣雍王守禮壽春王成器封爲親王各賜實封一千戶開元之後朝恩睦親以寧府最長封至五千五百戶岐薛愛弟著勲五千戶中府以外家微至四千戶邠府以外枝至一千八百戶皇妹爲公主者食封一千戶中宗女亦同其後皇子封王者賜封二千戶皇女爲公主者賜封五百戶咸宜賜湯沐以母惠妃封至二千戶諸皇女爲公主者例加至一千戶其封自開元已來皆約以三千爲限

延王玢玄宗第二十子也初名湏玢母即尚書右丞柳範孫也最

爲名家玄宗深重之玠亦仁愛有學尚開元十三年封爲延王十五年遷領安西大都護磧西節度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改名玠天寶十五載玄宗幸蜀玠男女三十六人不忍棄於道路數日不及行在所玄宗怒之賴漢中王瑀抗疏救之聽歸於靈武興元元年薨天寶末封子倬彭城郡王祕書監同正負倂平陽郡王殿中監同正負

盛王琦玄宗第二十一子也壽王母弟初名沐十五年三月封爲盛王當年遷領揚州大都督二十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改名琦天寶十五年六月玄宗幸蜀在路除琦爲廣陵大都督仍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支度採訪等使以前江陵大都督府長史劉彙爲之副以廣陵長史李成式爲副大使兼御史中丞琦竟不行廣德二年四月薨贈太傅天寶末有子封王者二人償眞定郡王太常卿同正負佩封武都郡王殿中監同正負

濟王環玄宗第二十二子也初名溢開元十三年三月封濟王二十

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其月改名瓌天寶末有子封爲王者二人
儋爲永嘉郡王衛尉卿同正員儗爲平樂郡王光祿卿同正員
信王璿玄宗第二十三子也初名沔開元十三年三月封爲信王
二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仍改名璿天寶末有子封爲王
者二人修爲新安郡王太常卿同正員倜爲晉陵郡王光祿卿同
正員

義王玳玄宗第二十四子也初名漼開元十三年三月封爲義王
二十二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仍改名玳天寶末有子封爲王
者二人儀爲舞陽郡王太僕卿同正員僂爲高密郡王宗正卿同
正員

陳王珪玄宗第二十五子也初名渙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封爲陳
王二十四年三月改名珪天寶末男女二十一人封爲王者二人他
爲臨淮郡王太常卿同正員佖爲安陽王殿中監同正員

豐王珙玄宗第二十六子也初名澄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封爲豐

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珙天寶十五年六月玄宗幸蜀至扶風郡授珙武威郡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支度採訪使以隴右太守鄧景山爲之副兼武威長史御史中丞充都副大使珙竟不行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凌逼上都上將幸陝州自苑中而出騎從半渡澧水將軍王懷忠遂閉苑門橫截五百餘騎擁十宅諸王西投吐蕃至城西適遇元帥郭子儀懷忠謂子儀曰主上東遷社稷無主萬國顛顛何所瞻仰今僕奉諸王等西奔以副天下之望令公身爲元帥廢置在手何不行冊立之事乎子儀未及對珙遂越大而言曰今公作何語何不言也行軍司馬王延昌責之曰主上雖蒙塵于外聖德欽明王身爲藩翰何乃發狂悖之詞也延昌當奏聞于上子儀又數譴之命軍士領之盡赴行在潼關謁見上不之責珙歸幕次詞又不順羣臣恐遂爲亂請除之遂賜死天寶中有子二人爲王侁齊安郡王宗正卿同正負仙宜春郡王鴻臚卿同正負

亘王瑱玄宗第二十七子也初名漣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封爲亘王性好道常服道士衣授右衛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瑱天寶十五載從幸巴蜀不復衣道士衣矣

涼王璿玄宗第二十九子也初名從母武賢儀則天時高平王重規女也開元中入宮中號爲小武妃二十三年七月封爲涼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璿初貞觀中高宗爲晉王以文德皇后最小子后崩後累年太宗憐之不令出閤至立爲太子高宗朝睿宗爲豫王雖成長亦以則天最小子不令出嗣聖纂大位聖曆初封爲相王始出閤中宗時以譙王重福失愛出遷外藩衛王重俊爲太子入與成王千里等起兵將誅韋后故溫王重茂雖年十六七貢亦居中先天之後皇子幼則居內東封年以漸成長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爲大宅分院居爲十王宅令中官押之於夾城中起居每日家令進膳又引詞學工書之人入教謂之侍讀十王謂慶忠棣鄂榮光儀穎永延濟蓋舉全數其後盛儀壽陳豐亘涼六王又

就封入內宅二十五年鄂光得罪忠繼大統天寶中慶祿又歿唯
榮儀等十四王居院而府幕列於外坊時通名起居而已外諸孫
成長又於十宅外置百孫院每歲幸華清宮側亦有十王院百孫
院宮人每院四百餘人孫院三四十人又於宮中置維城庫諸王月
俸物約之而給用諸孫納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於東宮
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別院太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則同親王公主
在於崇仁之禮院天寶十五載六月玄宗幸蜀儀王已下十三王
從至漢中郡遣永王璘出鎮荊州至德二年十月從還京廣德元
年十二月五日上都失守有儀穎壽延盛濟信義陳亘涼十一王
扈從幸陝州十二月從還上都璿之子天寶中封為王者一人仇
瀘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汴哀王璿玄宗第三十子也初名滔開元二十五年七月封為汴
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璿以其月薨

史臣曰前史有云母愛者子抱太子瑛之廢有由然矣璿為元帥

不幸遽薨豈天啓亂階何失衆望之速也永王璘父在蜀城兄居靈武不能立忠孝之節爲社稷之謀而乃聚兵江上規爲己利不義不昵以災其身書所謂自作孽不可追也璘王珣因緣厄運竊有覬覦不慎樞機自貽伊咎悲矣

贊曰冬蠱斯之詠樂有子孫用建藩屏以崇本根讒勝瑛廢恩移至尊盜熾琬卒情乖萬民口禍豐珣自災永璘惜乎二胄不如仁人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七

左從政郎紹興府錄事叅軍徐俊卿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八

劉 昫 等修

韋見素 素子諱益益子頤

崔圓

崔渙 渙子縱

杜鴻漸

韋見素字會微京兆萬年人父湊開元中太原尹見素學科登第景龍中解褐相王府參軍歷衛佐河南府倉曹父憂服闋起爲大理寺丞襲爵彭城郡公坐事出爲坊州司馬入爲庫部員外郎加朝散大夫歷右司兵二員外左司兵部二員郎中遷諫議大夫天寶五年充江西山南黔中嶺南等黜陟使觀省風俗彈糾長吏所至肅然使還拜給事中駁正繩違頗振臺閣舊典尋檢校尚書工部侍郎改右丞九載遷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見素仁恕長者意不忤物及典選累年銓敘平允人士稱之時右相楊國忠用事左相陳希烈畏其權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玄宗頗知之聖情不悅天寶十三年秋霖雨六十餘日京師廬舍垣墉頽毀殆盡

凡二十九坊汧潦天子以宰輔或未稱職見此咎徵命楊國忠精求
端士時兵部侍郎吉溫方承寵遇上意用之國忠以溫祿山賓佐
懼其威權奏寢其事國忠訪於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等華昱言見
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經事相王府有舊恩可之其年八月拜
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代陳
希烈見素既爲國忠引用心德之時祿山與國忠爭寵兩相猜嫌
見素亦無所是非署字而已遂至兇胡犯順不措一言十五年六
月哥舒翰兵敗桃林潼關不守是月玄宗蒼黃出幸莫知所詣楊
國忠以身領劍南旄鉞請幸成都見素與國忠御史大夫魏方進
遇上於延秋門便扈從之咸陽翌日次馬嵬驛軍士不得食流言
不遜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其亂乃與飛龍馬家李護國謀於皇太
子請誅國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禮等禁軍圍行宮盡誅楊氏見素
遁走爲亂兵所傷衆呼曰勿傷韋相識者救之獲免上聞之令壽
王瑁宣慰賜藥傳瘡魏方進爲亂兵所殺是日朝士獨見素一人

是夜宿馬嵬上命見素子京兆府司錄參軍諤爲御史中丞充置
頓使凌晨將發六軍將士曰國忠反叛不可更往蜀川請之河隴
或言靈武太原或云還京議者不一上意在劍南慮違上心無所
言諤曰還京須有捍賊之備今兵馬數少恐非萬全不如且至扶
風徐圖去就上詢于衆衆以爲然乃令皇太子後殿上至扶風郡
從駕諸軍各圖去就頗出醜言陳玄禮不能制上聞之憂懼會益
州貢春綵十萬疋乃以其綢使濛陽尉劉景溫爲監察御史其綵
悉陳於廷召六軍將士等入上謂之曰卿等皆國之功臣勲勞素著
朕之優賞常亦不輕逆胡負恩事須迴避甚知卿等不得別父母
妻子朕亦不及辭九廟言發涕洟又曰朕今須幸蜀蜀路險狹人
若多往恐難祇供今有此綵卿等即宜分取各自圖去就朕自有
子弟中官等相隨便與卿等訣別衆咸俯伏號泣曰死生從陛下
上良久曰去住聽卿自便是醜言方息七月至巴西郡以見素
兼左相武部尚書數日至蜀郡加金紫光祿大夫進封豳國公與

一子五品官是月皇太子即位於靈武道路艱隘音驛未通八月肅宗使至始知靈武即位尋命見素與宰臣房琯賈傳國寶王冊奉使靈武宣傳詔命便行冊禮將行上皇謂見素等曰皇帝自幼仁孝與諸子有異朕豈不知往十三年已有傳位之意屬其歲水旱左右勸朕且俟豐年爾來使屬祿山構逆方隅震擾未遂此心昨發馬嵬亦有處分今皇帝受命朕心頓如釋負勞卿等遠去勉輔佐之多難興王自古皆有卿等乃心王室以宗社爲念早定中原吾之望也見素等悲泣不自勝仍以見素子諤及中書舍人賈至充冊禮使判官時肅宗已迴幸順化郡九月見素等至冊禮畢從幸彭原郡肅宗在東宮素聞房琯名重故虛懷以待以見素常附國忠禮遇稍薄明年至鳳翔三月除左僕射罷知政事以憲部尚書致仕苗晉卿代爲左相初肅宗在鳳翔喪亂之後綱紀未立兵吏三銓簿籍煨燼南曹選人文符悉多僞濫上以兇醜未滅且示招懷據到注擬一無檢括見素曰臣典選歲久周知此敝今寔區未

復員闕不多若摠無條綱恐難持久上然之未暇釐革及還京選人數千補授無所喧訴于朝由是行見素之言及房琯以敗軍左降崔圓崔渙等皆罷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無知政事者五月遷見素太子太師十一月肅宗自右輔還京詔見素入蜀奉迎太上皇十二月上皇至京師肅宗御樓大赦見素以奉上皇幸蜀功加開府儀同三司食實封三百戶上元中以足疾上表請致仕許之寶應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六贈司空諡曰忠貞喪事官給子倜諤益哲倜諤皆位至給事中益終刑部員外郎哲終祕書丞倜子頌益子顓字周仁生一歲而孤事姊稱爲恭孝性嗜學尤精陰陽象緯經略風俗之書善持論有清譽少以門蔭補千牛備身自鄆縣尉判入等授萬年尉歷御史補闕尚書郎累遷給事中尚書左丞戶部侍郎中丞吏部侍郎其在諫垣與李約李正辭迭申裨諷頗迴大政宰相裴垪李絳崔群輩多與友善而後進之有浮名者亦遊其門以是稱有時望及李逢吉駕朋黨以專政柄而顓附麗之跡尤

密頗爲時人所譏然處身儉約有足多者著易蘊解推演潛元終始之義甚有奧旨寶曆元年七月卒贈禮部尚書

崔圓清河東武城人也後魏左僕射亮之後父景暉官至大理評事圓少孤貧志尚閎博好讀兵書有經濟宇宙之心開元中詔搜訪遺逸圓以鈐謀射策甲科授執戟自負文藝獲武職頗不得意蕭昇爲京兆尹薦爲會昌丞累遷司勳員外郎宰臣楊國忠遇制劍南節度使引圓佐理乃奏授尚書郎兼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馬知節度留後天寶末玄宗幸蜀郡特遷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圓素懷功名初聞國難潛使人探國忠深旨知有行幸之計乃增修城池建置館宇儲備什器及乘輿至殿宇未帳咸如宿設玄宗甚嗟賞之即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劍南節度餘如故肅宗即位玄宗命圓同與房琯韋見素並赴肅宗行在所玄宗親製遺愛碑于蜀以寵之從肅宗還京以功拜中書令封趙國公賜實封五百戶明年罷知政事遷太子少師留守東都會官

軍不利於相州軍迴過洛陽所在剽掠園弁城南奔襄陽詔削除階封尋起爲濟王傅李光弼用爲懷州刺史除太子詹事改汾州刺史皆以理行稱拜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轉檢校左僕射知省事大曆三年六月薨年六十四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師諡曰昭襄

崔渙祖玄暉神龍功臣封博陵郡王父璩文學知名位至禮部侍郎渙少以士行聞博綜經籍尤善談論累遷尚書司門員外郎天寶末楊國忠出不附己者渙出爲劍州刺史天寶十五載七月玄宗幸蜀渙迎謁於路抗詞忠懇皆究理體玄宗嘉之以爲得渙晚宰臣房琯又薦之即日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扈從成都府肅宗靈武即位八月與左相韋見素同平章事房琯崔圓同賈冊赴行在時未復京師舉選路絕詔渙充江淮宣諭補使以收遺逸惑於聽受爲下吏所鬻監進者非一以不稱職聞乃罷知政事除左散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旋授正議大

夫太子賓客乾元三年正月轉大理卿再遷吏部侍郎檢校工部尚書集賢院待詔性尚簡澹不交世務頗爲時望所歸遷御史大夫加稅地青苗錢物使時以此錢充給京百官料上估爲百司料換爲屬吏希中以上估爲使料下估爲皇城副留守張清發之詔下有司訕鞠煥無詞以對坐是貶道州刺史大曆三年十二月壬寅以疾終子縱初以蔭補協律郎三遷爲監察御史詔擇令長於臺省除藍田令寬明勤幹德化大行縣人爲之立碑頌德轉京兆府司錄累遷金部員外郎以父貶道州刺史弃官就養丁父憂終制六遷大理卿兼御史中丞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田悅連敗走魏州嬰城自守諸道兵圍之屢乏食詔縱兼魏州四節度糧料使軍儲稍給德宗幸奉天四方握兵未有至者縱先知之潛告李懷光勸令奔命懷光從之縱乃悉斂軍財與懷光俱來調給具備懷光兵士久戰河外及次河中將遷延縱之貨幣先已渡河縱謂衆曰若濟悉以分賜衆利之乃西至奉天加右庶子充使無幾拜京

北尹兼御史大夫數奏懷光剛愎反覆宜陰備之及行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縱素善懷光今不來矣上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其心不數日縱至拜御史大夫嘗議其大體不親細事獄訴儀制皆付之僚吏貞元元年親祠南郊爲大禮使屬兵旱之後賦入尚少縱裁定文物倫而中禮無何萬年丞源邃爲京兆尹李齊運所抑挫至死縱劾奏不行數月除吏部侍郎尋檢校禮部尚書東畿唐汝鄧都觀察使河南尹是時兵革甫定民耗六七縱悉心求瘼爲理簡易先是戎邊之師由洛陽者儲餼取辦於編戶縱始官備不徵於人今五家相保俾自占告發斂以絕胥吏之私又引伊洛水以通里閘都中灌漑濟不逮爲十二人甚安之徵拜太常卿貞元七年六月卒官年六十二謚曰忠贈吏部尚書縱孝悌修飾自立以父爲元載排抑居退十餘年左官外府訖載得罪不求聞達初渙有寵妾鄭氏縱以母事之鄭氏性剛戾待縱不以理雖爲大僚每加笞詬縱率妻子候顏敬順不懈時以爲難

杜鴻漸故相暹之族子祖慎行益州長史父鵬舉官至王友鴻漸
敏晤好學舉進士解褐王府參軍天寶末累遷大理司直朔方留
後支度副使肅宗北幸至平涼未知所適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
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今
胡羯亂常二京陷沒主上南幸於巴蜀皇太子理兵於平涼然平
涼散地非聚兵之處必欲制勝非朔方不可若奉殿下旬日之間
西收河隴迴紇方強與國通好北徵勁騎南集諸城大兵一舉可
復二京雪社稷之恥上報明主下安蒼生亦臣子之用心國家之
大計也鴻漸即日草牋具陳兵馬招集之勢錄軍資器械倉儲庫
物之數令李涵賫赴平涼肅宗大悅鴻漸知肅宗發平涼於北界
白草頓迎謁因勞諸使及兵士進言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
之處今迴紇請和吐蕃內附天下郡邑人皆堅守以待制命其中
雖爲賊所據亦望不日收復殿下整理軍戎長驅一舉則逆胡不
足滅也肅宗然之及至靈武鴻漸與裴冕等勸即皇帝位以歸中

外之望五上表乃從鴻漸素習帝王陳布之儀君臣朝見之禮遂採撫舊儀綿繆其事城南設壇壝先一日具儀注草奏肅宗曰聖君在遠寇逆未平宜罷壇場餘可其奏肅宗即位授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尋轉武部侍郎至德二年兼御史大夫爲河西節度使涼州都督兩京平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荆南節度使襄州大將康楚元張嘉延盜所管兵據襄州城叛刺史王政遁走嘉延南襲荊州鴻漸聞之弃城而遁灋朗破歸等州間鴻漸出奔皆惶駭潛竄山谷歲餘徵拜尚書右丞吏部侍郎太常卿充禮儀使二聖晏駕鴻漸監護儀制山陵畢加光祿大夫封衛國公廣德二年代宗將享郊廟拜鴻漸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轉中書侍郎永泰元年十月劔南西川兵馬使崔旰殺節度使郭英乂據成都自稱留後邛州衙將栢貞節瀘州衙將楊子琳劔州衙將李昌憂等興兵討旰西蜀大亂明年二月命鴻漸以宰相兼充山劔副元帥劔南西川節度使以平蜀亂鴻漸心無遠圖志氣怯懦又酷好

佛圖道不喜軍戎既至成都懼旡雄武不復問罪乃以劍南節制表讓於旡時西戎寇邊關中多事鴻漸孤軍陷險兵威不振代宗不獲已從之仍以旡爲劍南西川行軍司馬栢貞節爲邛州刺史楊子琳爲瀘州刺史各罷兵尋請入覲仍表崔旡爲西川兵馬留後大曆二年詔以旡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召鴻漸還京鴻漸仍率旡同入覲代宗嘉之後知政事轉門下侍郎讓山南副元帥三年八月代王縉爲東都留守充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平章事如故以疾上表乞骸骨從之竟不之任四年十一月卒贈太尉謚曰文憲輟朝三日賜物五百疋粟五百碩鴻漸晚年樂於退靜私第在長興里館宇華靡賓僚宴集鴻漸悠然賦詩曰常願追禪理安能挹化源朝士多屬和之及休致後病令僧剃頂髮及卒遺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爲封樹異類緇流物議哂之

史臣曰祿山狂悖已顯玄宗寵任無疑見素知國危陳廟筭直言極諫而君不從獨正犯難而人不咎出生入死善始令終者鮮矣時

論以見素取容於國忠無言臣大政且國忠恃內戚弄重權沮林甫姦豪取其大位若見素之孤直豈許取容蓋禍胎已成政柄久紊見素入相餘年言不從而難作雖有周孔之才其能匡救者乎諤才辯顯儉約雅符積善之慶矣圓守文之士非禦侮之才渙才兼行聞命與時會發言上沃主意遽致顯榮當官屢為吏欺終及竄逐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縱忠於國能於官孝於家三者備矣孰能繼之鴻漸有衛社之功非干城之者時以任崔旰為非則不然矣且旰南拒貞節北敗獻誠宜以懷來未可力制終致歸國豈非臧謀向討之即為劇賊矣然事佛徼福朋勢取容非君子之道焉

贊曰玄宗失德祿山肆逆見素竭節諸公協力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八

子方傳五
夏林郎充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軍需霍文昭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九

劉

昉

等修

馮盎

阿史那杜爾

子道真仲祖蘇尼失
蘇尼失子忠附

契苾何力

黑齒常之

李多祚

李嗣業

白孝德

馮盎高州良德人也累代爲本部大首領盎少有武略隋開皇中
爲宋康令仁壽初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馳至京請討之文帝勅左
僕射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曰不意蠻夷中有此人大可奇也即
令盎發江嶺兵擊之賊平授金紫光祿大夫仍除漢陽太守武德
三年廣新二州賊帥高法澄沈寶徹等並授林士弘節度殺害隋
官吏盎率兵擊破之旣而寶徹兄子智臣又聚兵於新州自爲渠
帥盎趨往擊之兵交盎却兜鍪大呼曰爾等頗識我否賊多弃戈
肉袒而拜其徒遂潰擒寶徹智臣等嶺外遂定或有說盎曰自隋
季崩離海內騷動今唐雖應運而風教未浹南越一隅未有所定

公剋平五嶺二十餘州豈與趙他九郡相比今請上南越王之號
盎曰吾居南越于茲五代本州牧伯唯我一門子女玉帛吾之有
也人生富貴如我殆難常恐弗克負荷以墜先業本州衣錦便
足餘復何求越王之號非所聞也四年盎以南越之衆降高祖以
其地爲羅春白崖儋林等八州仍授盎上柱國高羅總管封吳國
公尋改封越國公拜其子智戴爲春州刺史智或東合州刺史徙
封盎耿國公貞觀五年盎來朝太宗宴賜甚厚俄而羅竇諸洞獠
叛詔令盎率部落二萬爲諸軍先鋒時有賊數萬屯據險要不可
攻逼盎持弩語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連發七矢而中七人
賊退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太宗令智戴還慰省之自後賞
賜不可勝數盎奴婢萬餘入所居地方二千里勤於簿領詰擿姦
狀甚得其情二十年卒贈左騎衛大將軍荊州都督

阿史那杜爾突厥處羅可汗子也年十一以智勇稱於本蕃拜爲
拓設建牙于磧北與欲谷設分統鐵勒紇骨同羅等諸部在位十

年無所課斂諸首領或鄙其不能富貴杜爾曰部落旣豐於我
便足諸首領咸畏而愛之武德九年延陀迴紇等諸部皆叛攻破
欲谷設杜爾擊之復爲延陀所敗貞觀二年遂率其餘衆保于西
偏依可汗浮圖後遇頡利滅而西蕃葉護又死奚利邲咄陸可汗
兄弟爭國杜爾揚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襲破西蕃半有其國得衆
十餘萬自稱都布可汗謂其諸部曰首爲背叛破我國者延陀之
罪也今我據有西方大得兵馬不平延陀而取安樂是忘先可汗
爲不孝也若天令不捷死亦無恨其酋長咸諫曰今新得西方須
留鎮壓若即弃去遠擊延陀只恐葉護子孫必來復國杜爾不從
親率五萬餘騎討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遇我行人劉善因立同
娥設爲啞利始可汗杜爾部兵又苦久役多委之逃延陀因縱擊
敗之復保高昌國其舊兵在者纔萬餘人又與西蕃結隙九年率
衆內屬拜左騎衛大將軍歲餘令尚衡陽長公主授駙馬都尉典
屯兵於苑內十四年授行軍總管以平高昌諸人咸即受賞杜爾

以未奉詔旨秋毫無所取及降別勅然後受之及所取唯老弱故
敝突而已軍還太宗美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并雜綵千段賜之
仍令檢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十九年從太宗征遼至駐蹕陣
頻遭流矢拔而又進其所部兵士人百其勇盡獲殊勲師旋兼授
鴻臚卿二十一年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征龜茲明年軍次西突厥
擊處密大破之餘衆悉降又下龜茲大撥換城虜龜茲王白訶黎
布失畢及大臣那利等百餘人而還屬太宗崩請以身殉葬高宗
遣使喻以先旨不許遷右衛大將軍永徽四年加位鎮軍大將軍
六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起家以象葱山仍爲
立碑謚曰允子道真位至左屯衛大將軍貞觀初阿史那蘇尼失
者啓民可汗之母弟杜爾叔祖也其父始畢可汗以爲沙鉢羅設
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之西北驍雄有恩惠甚得種落之心及
頡利政亂而蘇尼失所部獨不攜離突利之來奔也頡利乃立蘇
尼失爲小可汗及頡利爲李靖所破獨騎而投之蘇尼失遂舉其

衆歸國因令子忠擒頡利以獻太宗賞賜優厚拜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郡王貞觀八年卒忠以擒頡利功拜左屯衛將軍妻以宗女定襄縣主賜名爲忠單稱史氏貞觀九年遷右衛大將軍永徽初封薛國公累遷右驍衛大將軍所歷皆以清謹見稱時人比之金日磾上元初卒贈鎮軍大將軍陪葬昭陵子暕襲封薛國公垂拱中歷位司僕卿

契苾何力其先鐵勒別部之酋長也父葛隋大業中繼爲莫賀咄特勒以地偏吐谷渾所居隘狹又多瘴癘遂入龜茲居于熱海之上特勒死何力時年九歲降號大佚利發至貞觀六年隨其母率衆千餘家詣沙州奉表內附太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二州何力至京授左領軍將軍七年與涼州都督李大亮將軍薛萬均同征吐谷渾軍次赤水川萬均率騎先行爲賊所攻兄弟皆中槍墮馬徒步而鬪兵士死者十六七何力聞之將數百騎馳往突圍而前縱橫奮擊賊兵披靡萬均兄弟由是獲免時吐谷渾主在突倫川

何力復欲襲之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賊非有城郭逐水草以爲生若不襲其不虞便恐鳥驚魚散一失機會安可傾其巢穴耶乃自選驍兵千餘騎直入突倫川龍襄破吐谷渾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駝馬牛羊二十餘萬頭渾主脫身以免俘其妻子而還有詔勞於大斗拔谷萬均乃排毀何力自稱已功何力不勝憤怒拔刀而起欲殺萬均諸將勸止之太宗聞而責問其故何力言萬均敗而之事太宗怒將解其官迴授何力固讓曰以臣之故而解萬均恐諸蕃聞之以爲陛下厚蕃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又夷狄無知或謂漢臣皆如此輩固非安寧之也太宗乃止尋令北門宿衛檢校屯營事勅尚臨洮縣主十四年爲葱山道副大總管討平高昌時何力母姑臧夫人母弟賀蘭州都督沙門並在涼府十六年詔許何力覲省其母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陀強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何力至聞而大驚曰主上於汝有厚恩任我又重何忍而圖叛逆諸首領皆曰敦及督都已去何故不行何力曰我弟沙門孝而

能養我以身許國終不能去也於是衆共執何力至延陁所置於
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
蕃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奪也可汗怒欲殺之
爲其妻所抑而止初太宗聞何力之延陁明非其本意或曰人心
各樂其土何力今入延陁猶魚之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
石必不肯我會使自延陁至具言其狀太宗泣謂群臣曰契苾
何力竟如何遽遣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入延陁許降公主求何
力由是還拜右驍衛大將軍太宗旣許公主於延陁行有日矣何
力抗表固言不可太宗曰吾聞天子無戲言旣已許之安可廢何
力曰然臣本請延緩其事不謂摠停臣聞六禮之內壻合親迎宜
告延陁親來迎婦縱不敢至京邑即當使詣靈州畏漢必不敢來
論親未可有成日旣憂悶臣又攜離不盈一年自相猜忌延陁志
性狠戾若死必兩子相爭坐而制之必然之理太宗從之延陁恐有
詐音不至靈州自後常悒悒不得志一年而死兩子果爭權各立爲

主太宗征遼東以何力爲前軍摠管軍次白崖城爲賊所圍被稍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自爲傅藥及拔賊城勅求傷之者高突勃付何力自殺之何力奏言大馬猶爲其主況於人乎彼爲其主況致命冒白刃而刺臣是其義勇士也本不相識豈是冤讎遂捨之二十二年爲崑丘道摠管數手龜茲獲其王訶梨布失畢及諸首領等太宗崩何力欲殺身以殉高宗諭而止之永徽二年處月處密叛以何力爲弓月道大摠管討平之擒其渠帥處密時健俟斤合支賀等以歸顯慶二年遷左驍衛大將軍累封郕國公兼檢校鴻臚卿龍朔元年又爲遼東道行軍大摠管九月次于鴨綠水其地即高麗之險阻莫支男生以精兵數萬守之衆莫能濟何力始至會層冰大合趣即渡兵鼓譟而進賊遂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衆盡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其年九姓叛以何力爲鐵勒道安撫大使乃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賊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知汝被誑誤遂有翻動使我捨汝等過皆可自新罪在酋渠

得之則已諸姓大喜共擒爲葉護及設特勒等同惡二百餘人以歸何力數其罪而誅之乾封元年又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高麗有衆十五萬屯於遼水又引靺鞨數萬據南蘇城何力奮擊皆大破之斬首萬餘級乘勝而進凡拔七城乃迴軍會英國公李勣於鴨綠水共攻辱夷大行二城破之勣頓軍於鴨綠柵何力引蕃漢兵五十萬先臨平壤勣仍繼至共拔平壤城執勇建虜其王還授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徙封涼國公仍檢校右羽林軍儀鳳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烈有三子明光貞明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都督襲爵涼國公光則天時右豹韜衛將軍爲酷吏所殺貞司膳少卿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初在本蕃仕爲達率兼郡將猶中國之刺史也顯慶五年蘇定方討平百濟常之率所部隨例送降款時定方繫左王及太子隆等仍縱兵劫掠丁壯者多被戮常之恐懼遂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鳩集亡逸共保

任存山築柵以自固旬日而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
領敢死之士拒戰官軍敗績遂復本國二百餘城定方不能討而
還龍朔三年高宗遣使招諭之常之盡率其衆降累轉左領軍員
外將軍儀鳳中吐蕃犯邊常之從李敬玄擊之劉審禮之沒賊劬
玄欲抽軍却阻泥溝而計無所出常之夜率敢死之兵五百人進
掩賊營吐蕃首領跋地設弃軍宵遁敬玄因此得還高宗歎其才
略擢授左武衛將軍兼檢校左羽林軍賜金五百兩絹五百疋仍
充河源軍副使時吐蕃贊婆及素和貴等賊徒三萬餘屯於良非
川常之率精騎三千夜襲賊營殺獲二千級獲羊馬數萬贊婆等
單騎而遁擢常之爲大使又賞物四百疋常之以河源軍正當賊衝
欲加兵鎮守恐有運轉之費遂遠置烽戍七十餘所度開營田五
千餘頃歲收百餘萬石開耀中贊婆等屯於青海常之率精兵一
萬騎襲破之燒其糧貯而還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憚之不敢
復爲邊患嗣聖元年遷左武衛大將軍仍檢校左羽林軍垂拱二

年突厥犯邊命常之率兵拒之躡至兩井忽逢賊三千餘衆常之見賊徒爭下馬著甲遂領二百餘騎身當先鋒直衝賊遂弃甲而散俄頃賊衆大至及日將暮常之令伐木營中燃火如烽燧時東南忽有大風起賊疑有救兵相應遂狼狽夜遁以功進封燕國公三年突厥入寇朔州常之又充大揔管以李多祚王九言爲副追躡至黃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賊散走磧北時有中郎將爨寶璧表請窮追餘賊制常之與寶璧會選爲聲援寶璧以爲破賊在朝夕貪功先行竟不與常之謀議遂全軍而沒尋爲周興等誣構云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等謀反繫獄遂自縊而死常之嘗有所乘馬爲兵士所損副使牛師獎等請鞭之常之曰豈可以損私馬而使官兵乎竟赦之前後所得賞賜金帛等皆分給將士及死時甚惜之

李多祚代爲韃靼酋長多祚驍勇善射意氣感激少以軍功歷位右羽林軍大將軍前後掌禁兵北門宿衛二十餘年神龍初張

東之將誅張易之兄弟引多祚將籌其事謂曰將軍在北門幾年
曰三十年矣東之曰將軍擊鍾鼎食金章紫綬貴寵當代位極武
臣豈非大帝之恩乎曰然又曰將軍旣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
之子見在東宮逆豎張易之兄弟擅權朝夕危逼宗社之重於將
軍誠能報恩正屬今日多祚曰苟緣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顧妻
子性命因即引天地神祇爲要誓詞氣感動義形于色遂與東之
等定謀誅易之兄弟以功進封遼陽郡王食實封八百戶仍拜其
子承訓爲衛尉少卿其年將有事于太廟特令多祚與安國相王
登輦夾侍監察御史王覲上疏諫曰竊惟祔廟之禮在於尊祖奉
先肅事之儀豈厭惟親與德伏見恩勅令安國相王與李多祚參
乘且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宜逼奉至尊侍帝弟
而連衡與吾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文帝引趙談
參乘盛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共六尺輦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
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趙談

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無聞固讓豈國乏良輔更無其人
史官所書將示於後何表盡之強諫獨微臣之不及惟陛下詳擇
焉上謂覲曰多祚雖是夷人緣其有功委以心腹特令侍輦卿勿
復言也節愍太子之殺武三思也多祚與羽林大將軍李千里等
率兵以從太子令多祚先至玄武樓下翼上問以殺三思之意遂
按兵不戰時有宮閹令楊思勗於樓上侍帝請拒其先鋒多祚子
壻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爲先軍摠管思勗挺刃斬之兵衆大沮多
祚俄爲左右所殺并殺其二子籍沒其家睿宗即位下制曰以忠
報國典冊所稱感義捐軀名節斯在故右羽林大將軍上柱國遼
陽郡王李多祚三韓貴種百戰餘雄席寵禁營適心王室仗茲誠
信翻陷誅夷賴彼神明重清茲隱永言徽烈深合褒崇宜追歿後之
榮以復生前之命可還舊官仍宥其妻子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也身長七尺壯勇絕倫天寶初隨募至安西
頻經戰鬪于時諸軍初用陌刀咸推嗣業爲能每爲隊頭所向必陷

節度使馬靈察知其勇健每出師令嗣業與焉累遷至中郎將天寶
七載安西都知兵馬使高仙芝奉詔撫軍專征勃律選嗣業與郎
將田珍爲左右陌刀將于時吐蕃聚十萬衆於娑勒城據山因水
漸斷崖谷編木爲城仙芝夜引軍渡信圖河奄至城下仙芝謂嗣
業與田珍曰不午時須破此賊嗣業引步軍持長刀上山頭拋擲蔽
空而下嗣業獨引一旗於絕險處先登諸將因之齊上賊不虞漢軍
暴至遂大潰填溪谷投水溺死僅十八九遂長驅至勃律城擒勃律
王吐蕃公主斬藤橋以兵三千人戍於是拂林大食諸胡七十二國
皆歸國家款塞朝獻嗣業之功也由此拜右威衛將軍十載又從
平石國及破九國胡并背叛突騎施以跳溫加特進兼李官初仙
芝給石國王約爲和好乃將兵襲破之殺其老弱虜其丁壯取金
寶瑟瑟馬等國六號哭因掠石國王東獻之于闐下其子逃難
奔走告於諸胡國群胡忿之與大食連謀將欲攻四鎮仙芝懼領
兵二萬深入胡地與大食戰仙芝大敗會夜兩軍解仙芝衆爲大食

所殺存者不過數千事窘嗣業白仙芝曰將軍深入胡地後絕救
兵今大食戰勝諸胡知必乘勝而併力事漢若全軍沒嗣業與將
軍俱爲賊所虜則何人歸報主不如馳守白石嶺早圖奔逸之計
仙芝曰爾戰將焉吾欲收合餘燼明日復戰期一勝耳嗣業曰愚
者千慮或有一得勢危若此不可膠柱固請行乃從之路隘人馬
魚貫而奔會跋汗那兵衆先奔人及馳馬塞路不克過嗣業持大
棒前驅擊之人馬應手俱斃胡等透路開仙芝獲免仙芝表其功
加驃騎左金吾大將軍及祿山反兩京陷上在靈武詔嗣業赴行
在嗣業自安西統衆萬里威令肅然所過郡縣秋毫不犯至鳳翔
謁見上曰今日得卿勝數萬衆事之濟否實在卿也遂與郭子儀
僕固懷恩等常犄角爲先鋒將嗣業每持大棒衝擊賊衆披靡所
向無敵祿山之亂兩京未復肅宗在鳳翔至德六年九月嗣業從廣
平王收復京城與賊大戰于香積寺北西拒澧水東臨大川十里
閒軍容不斷嗣業時爲鎮西北庭支度行營節度使爲前軍朔方

右行營節度使郭子儀爲中軍關內行營節度王恩禮爲後軍戈鉞鼓鞞震曜山野距賊軍數里列長陣而待之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數來挑戰我師攢矢而逐之賊軍大至逼我追騎突入我營我師囂亂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使戰於陣萬死而冀其一生不然則我軍無子遺矣嗣業乃脫衣徒搏執長刀立於陣前大呼當嗣業刀者人馬俱碎殺十數人陣容方駐前軍之士盡執長刀而出如墻而進嗣業先登奮命所向摧靡是時賊先伏兵於營東偵者知之元帥廣平王分迴統銳卒令擊其伏兵賊將大敗嗣業出賊營之背與迴統合勢表裏夾攻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壑而死者十二三賊帥張通儒安守忠李歸仁等收合殘卒東走保陝郡慶緒又命嚴莊率衆數萬赴陝助通儒輩以拒官軍廣平王郭子儀王恩禮等大軍營於陝西嗣業與子儀遇賊於新店與之力戰數合我師初勝而後敗嗣業逐急應接迴統從南山望見官軍敗曳白旗而下徑抵賊背穿賊陣賊陣西北角先陷嗣業又

率精騎前擊表裏齊進賊衆大敗走河北子儀遂收東都嗣業以
功加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封虢國公食實封二百戶乾元二年
諸將同圍相州是時築堤引漳水灌城經月餘城不拔是時軍無
統帥諸將自圖全人無鬪志賊母出戰嗣業被堅衝突履鋒冒刃
爲流矢所中數日瘡欲愈卧於帳中忽聞金鼓之聲因而大叫瘡中
血出數升注地而卒上聞之震悼嗟惜久之詔曰臨難忘身爲臣
之大節念功加贈經國之常典故衛尉卿兼懷州刺史充北庭行營
節度使虢國公李嗣業植操沉厚素心忠烈懷幹時之勇略有戡
難之遠謀久任邊陲備經任使自兗渠構亂中夏不寧持感激之
誠摠驍果之衆親當矢石頻立勲庸壯節可嘉將謀於百勝忠誠
未遂空恨於九原言念其功良深憫悼死於王事禮有可加宜贈
裂土之封用廣飾終之義可贈武威郡王其賻贈及緣葬事所司
倍於常式仍令官給靈輿遞還所在以其子佐國襲其官爵良實

封二百戶

白孝德安西胡人也驍悍有膽力乾元中事李光弼爲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十臨城挑戰龍仙捷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望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歷選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乃招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要幾何兵孝德曰可獨往耳光弼壯之終問所欲對曰願選五十騎於軍門爲繼兼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勢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洑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剋懷恩曰觀其攬跋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驪稍近將動孝德揺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致辭非他也龍仙去十步與之言藝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耶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猪狗孝德發聲虓噉持矛躍馬而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暇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携之而歸賊

徒大駭其後累戰功至安西北庭行營節度鄜坊邠寧節度使
歷檢校刑部尚書封昌化郡王以家難去職服闋復舊官大曆十
四年九月轉太子少傅尋卒時年六十六贈太子太保

史臣曰歷代武臣壯勇出衆者有諸節行勵俗者鮮矣矧繼夷之
人乎如馮盎智勇守節杜爾廉慎知足蘇尼失恩惠史忠清謹
凡用兵破吐蕃谷渾勇也心如鐵石忠也不解萬均官恕也阻延
施之親智也捨高突勃之死識也立大功居顯位夙夜匪懈者何
力有焉常之以私馬恕官兵與將士均賞賜古之名將無以加焉多
祚忘身許國孝德壯勇立功皆三軍之傑也豈九夷之陋哉嗣業
力贊中興終歿王事未可倫而擬也

贊曰君子之居九夷無陋壯哉嗣業孰出其右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九

右文林郎蘇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霍文昭校正